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九年四月第一百七十一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19

●散文詩專頁

●常德詩協詩人作品選

目錄

No.171

目　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秀　陶　兩棵樹、魯鈍　3
方　明　萬丈紅塵遇知已　3
秋　原　春江花月夜　4
高潤清　寄曹植　4
鄭建青　書、窗　5
馬東旭　母親、豐收　5
陳銘華　元子坊、長襖來思　6
方壯霆　勇氣　6

詩創作

向　明　詩的不等式、疤　7
遠　方　雨後短章　7
達　文　滄海桑田　四首　7
張　堃　鋼鐵的輓歌　8
冬　夢　詩累了　三首　8
王性初　瞳孔之箭　8
仲　秋　天空，狩獵海洋　三首　9
銀　髮　含苞待放的早春　9
彭國全　揚帆　9
林　啟　新俳句三首　9
王　渝　星期二下午的陽光　10
陳華美　時光隨想　10
夏　露　洛杉磯夜雨　二首　10
岩　子　寄給那年芳華　10
葦　鳴　送母、媽，你乖　11
魏鵬展　蘭花　二首　11
嚴　力　過時的螺母、也包括　12
老　井　示愛、奔跑的虹橋　12
吳懷楚　相對無言月明默默　12
楊河山　愛、波斯虎、我不愛你　13
北　塔　十字架是否還能發芽　13
輕　鳴　鐵塔、塗鴉、樂趣、酷暑　13
非　馬　哀悼總統、霧晨、噴漆　16
張子清　懷念小說家雷祖威　16
梁志英　來自野蠻人的餐車　17
謝　勳　葬禮、放空，在小雁塔　17
李　斐　醬缸詩第十五首　17
李國七　丁零丁零　五首　18
陳聯松　致 Scream 的 Munch　18
桑　克　農場　19
老　哈　山路、捷徑　19
章治萍　鳥影，或者烏鴉說　二首　19
葉在飛　情人節 2019　19
陳葆珍　聖誕卡　19
于　中　風衣　19
楊于軍　你的故居、頌詩　20
張　耳　集體自盡正陽門　20
徐夢陽　為了呼吸　20
蔡可風　失落的鴛　20
徐英才　離鄉那條路、腳步　21
耘　乙　破曉災星、剪紙散落　21
施漢威　遙遠的年代　21
馬　莉　金色十四行　二首　22
楊　玲　莊園晨早　三首　22
澹　澹　流星、榴槤、暗香　22
思　鄉　骨頭裡的風　22
馮　晏　雪花飄了一夜、另一恐懼　23
蘇　鳳　牆的領域　三首　23
依　雯　驚喜剎那間　23
盧　邁　流浪　24
圖　雅　夜、脫鞋、六月雨　25
水　央　秋葉　25
饒　蕾　四月、姥姥　26
岸　賢　生日、望夫石　26
童　童　另一面、蘭花　26

常德詩協詩人作品選

14-15

譯詩

岩　子　德詩中譯　27
張　耳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⑨　27

評介

古遠清　幾許朦朧幾許溫存　27
何與懷　比現代更現代……　29
洪君植　觸摸走過的歲月　32
劉耀中　瓦格納的作品與尼采　33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面

封　面　San Luis Obispo ◎陳長青

顧問：
非　馬（芝加哥）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　州）
葉維廉（加　州）
楊　牧（台　灣）
張　錯（洛杉磯）
羅　青（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　夢（香　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謝　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　灣）
余問耕（越　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　佛）
陳聯松（北　加）
盧　邁（紐　約）

通訊處：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Fax : 801-640-1854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散文詩專頁

■秀陶

兩棵樹

樹甲、樹乙，兩棵樹都一樣高，都一樣大，從樹梢到樹底，兩棵都呈現一個等腰三角形的樣子。樹甲是綠的，綠得非常的勻澤；樹乙呢也是綠的，不過它綠得比較暗黃。兩棵樹的樹幹相距大概是十八九呎的樣子。樹甲時時都有一兩枝或者三個不同地方的枝葉會搖動，厲害的時候，整棵樹都會搖動；樹乙很少動，只有當樹甲搖得全樹都在動的時候，樹乙才偶而會有一兩束樹葉動一下，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可能是樹甲較嫩樹乙較剛忍的緣故吧。對於這兩棵樹，很多東西我知道，也有很多東西我不知道。知道的我才說；不知道的，太多了。譬如說：兩棵樹各自是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它們站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它們是野生的還是人種植的我更不知道。這些不知道還算是確定的，的的確確是我不知道的。還有些不知道更怪了，譬如說：兩個人站在那邊，你早上一開眼就看到我，我早上一睜開眼就看到你，看了幾十年下來，我們是相看兩不厭呢還是越看越憎惡了？而且這個不知道我連假設都不敢，我如果說是相看兩不厭，或者我說它們是越看越憎惡，都可能有錯，而且可能都不正確。我最終會被人說：這個傢伙是“以人之心去度樹之腹”。或者講得更精確一點“以一人之心去度兩樹之腹”

魯　鈍

我這間病房的三張病床當中的一張空置了三天，昨天晚上搬進了一個新的室友，聽護士說他因為在另外一間病房裡面跟他的室友吵了架，他們不願意情況變得更壞，所以就把他搬到我這間房來了。在第二天早上護士士送飯來的時候，先送了一盤到他的床邊，然後這個護士就匆匆忙忙的走了出去，帶了她的上級進了房間裡面，她們咕嚕咕嚕講了幾句話之後，護士就把簾布圍起來，然後就把我的飯送進來，開始餵我吃早餐。一邊餵，一邊她眼睛不斷看向第二張床，我好奇的就問她怎麼啦，她把手掌平平的在頸子下面一拉，完了向天上一指。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我的室友已經走了。當時也沒有任何感覺，早餐依然是炒蛋，一個小小的 muffin 跟一杯 oatmeal，我也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之後我躺在床上，倒在那邊心想著，旁邊這個傢伙今天早餐是不吃了，倒在那邊大概還有一兩個鐘頭吧，又會有人把他搬出去，而我居然在一個不動的、不呼吸的、不思想的身體旁邊吃早餐吃得津津有味，現在倒在這邊還在自得其樂似的，真是夠魯鈍了

2018 年 12 月 15 日口述於老人院
整理：陳銘華

■方明

萬丈紅塵遇知已

洛夫瓊芳相惜相知的廝守
——洛夫情書結集序

我在唐宋詩詞的迷宮裡被江南風雨濡濕得髮冠盡是長江黃河大漠邊塞的山溫水暖與關外冷月之風華

妳在蒸騰味香色麗的佳餚裡呼親引朋燃點餐桌燭光搖紅巧奪嘖嘖味蕾的落落大方之娘子

我蹣跚攤開煩躁的細軟與起居茶蓆的雜遝，也無從將人情世情鉗鑲入顆顆錙銖來周旋官場人場的喜愁知已

妳將一把共傘的歲月收拾得整潔明淨排列在四方詩意的雪樓裡，我便將墨香懸掛成很中國的壯采山水

妳伴身旁細聽市廛的掌聲恰似山林鳥群振翼之雄渾，從摩肩擊轂躬笑隱隱的過客中辨別懇摯希珍知音

妳總能將舟車連繫與物慾橫流的悟知梳理得如微風笑柳拂臉無傷之能耐

所謂文仕風流酒燒體暖之娥眉粉黛，被妳無可取代之細膩深情共存共息的雍貴華彩擊退

每晚妳將枕頭鋪上月色來洗濯日間生活細碎喟歎，等待我瀟灑神來筆騷調賦驚世詩篇

歲月猶如笛咽晚亭之仳離，執子之手相看無語兩界之訣別，而風的緣故是一闋世間絕唱近一甲子的魚躍燕囀之情曲，在月明風清戀聲如怨如訴的大千世界裡，也算是曠世絕響。

2019 年 1 月 12 日

■秋原

春江花月夜

1.
有一個週末的晚上，我和 E 去聽一場中國古典音樂會。那不是什麼國家級而是一個不知名的樂團。地點是一家不知名的私立大學，離洛杉磯大概一個小時車程。我們到了大學的校園，這裡樹木蒼翠，環境靜謐，好像一個大園林。我們泊了車，走到音樂大廳，發覺聽眾也不多。進到裡面，原來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小劇院，大約只有兩、三百個木製的座位，像個小教堂。舞台上擺放著琵琶、古箏、揚琴等中國樂器。我以前雖然也聽過國樂演奏，但是在這樣古典的西洋小劇院還是頭一次，直覺上似乎有點不協調的。尤其是當二、三十個穿著中國傳統服飾的團員在掌聲中走上近距離的舞台，不協調的感覺似乎更加明顯。可是，當樂團一開始演奏，水準之高，令人驚訝，小小的西洋劇院頓時溢滿了東方音樂，現場彷彿變得更不真實。

那天晚上的音樂會可以說是如幻似真。感覺上，那些中國古典樂曲並不屬於眼前。它們屬於悠長的歷史。它們彷彿是從天上飄來的雲，是一陣陣從遙遠的高山吹來的風，是流過無數海川江河的流水，是千百年灑落在大地上的雨。它們是時間的聲音，是空間的迴旋。它們更是一個又一個的夢。那個晚上，我們就沉醉在這些夢裡，直到《春江花月夜》的一陣琵琶把我們從夢中喚醒。我們發覺置身在春夜的月色下，草木欣欣，春花怒放。我們看到水上的船，水中的月。看到有人在樓閣上望月，相思在千里之外……。我們清醒的走進夢裡。不。是走進一首詩裡。

在開車回家的路上，E 和我意猶未盡地談論著音樂會。忽然間 E 問我上一次聽音樂會是什麼時候? 我說不大記得起。E 說我們很久沒有這樣聽音樂會了，應該多抽空去聽。我說是的。

（其實，我是記得上一次和 E 去聽了 Andre Bocelli 的演唱會。可是，之前我接了一通 E 認為不該接的電話，她因此有點不高興。）

2.
事實上，音樂是有記憶的。人的一生中，總會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時刻，自己一個人或者跟某一個人，某些人，聽過，唱過或者看過的某些音樂歌曲。在後來，人也許已經不在了，地方也改變了，一切都事過境遷。可是，只要一聽到那些音樂歌曲，關於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地方的記憶總會無條件的被喚回來。就是這樣，很致命的，音樂的記憶變成了我們的第二本能。

那個晚上，我和 E 從音樂會回到了家。我們做愛。E 很快便入睡。我走到窗前，看到天上的月亮。我忽然想起一些歌曲，一些地方和一些曾經一起聽音樂唱歌的人。

我也忽然想起張若虛。

2018 春加利福尼亞

■高潤清

寄曹植——你的詩何只七步血

群雄爭霸的場域，你睥睨疆場的父親懷抱“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浸染多少血漬為一世驍首，文韜武略雄霸一方，赤壁斷羽仍無失萬世梟雄，卻無能庇蔭您陳思王安樂天年。

許都城裡爾虞我詐的碩彥群英，躍躍欲試的建安七子又那能匹配得上你翩然倜儻，橫槊賦詩的采聲，一筆〈銅雀台賦〉不遑多讓，誰與爭鋒。可你鋒芒畢露悄然纏結鬩牆夢魘，帝胄之庭徒笑人間無常。

叱吒風雲，龍虎爭鬥殺紅了眼卻也暗濤捲來遺恨，一闕〈洛神賦〉惹來千古惆悵。無奈煮豆釜中泣，七步哀怨瑰麗辭藻字句血淚，千古絕唱換來噤若寒蟬。才貌雙全惹來腥膻，功高震主乎！怨不盡的顛沛流離，訴不完〈贈白馬王彪〉離情之苦，可歎九泉下魏武帝怎也訓誡不了你的兄長！

唉！黃雲下苦澀的酩解不完愁緒，時運不濟乎？縱使雄才大略也舛錯戲謔，何以曹叡視若無睹您填膺報效的宿願，唯恐恃才傲物的你奪了他的夢，可子建您這叔叔一點都不霸氣，渾渾噩噩徒嘆一本曹府的經好苦！好累！好澀。

自古江山多變，好漢不言勇，非也！才高八斗焉能寄人籬下，非戰之罪也！貪杯乎？杜康魂裡都是血，踱蹀之吟，生為帝胄之室無緣帝君之柄，鬩牆之惡，斬親情、滅家聲、亡祖魄。可悲少帝身陷奸佞豺狼覬覦裡、可恨子建謫放難撐木，誰家天下？笑盡天下歌南山，東籬一杯塵囂遠，醉臥茅廬莫羨榮，窮盡神髓屍骨寒。

唉！“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朝露苦多，讀孟德詩，觥籌交錯。誰來對飲，孑然一身如過江之鯽，冠冕之名灰飛煙滅，七步成詩傳千古，誰言君王一怒天下安，烽煙一夕皆成土。獨留瑰麗采聲天下詠，鏗鏘也崢嶸，陳思王如今安在！只聞“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019.3.8 日婦女節完稿寫於雙連坡

■鄭建青

書

人生已過一甲子了。一直告誡自己不要再花錢買書，但書還是不斷蠶食我的空間。有的排列在廉價書架上像筆挺的儀仗隊；有的東倒西歪地躺在書桌上和茶几上，像酣睡的酒鬼。

酒矸倘賣無
青林春回
該醒了

我把久未翻動的書還有訂閱的文學雜誌和學術刊物從書架上，茶几上和書桌上一一抽出或拿下，搬到學校放到辦公室外的一張桌子上。沒過幾天，所剩無幾，餘下的遂扔進廢紙回收箱。

沙發臥
書當枕
無夢到天明

再把一些嶄新的書籍，有買的，出版社送的，朋友寄的，還有就是一些恕不相識的作者寄來索書評的，都轉送給圖書館，連封感謝信也不要。既然是送，何須索謝。

寒旅后
信箱裡我剛出的
英詩集

曾寄給國內一些學校十幾箱書籍，泥牛入海，管它收到還是沒收到。倒是一位在某大學當副校長的同學來信說，她派人去漢口機場海關交了費，才取到我寄的兩箱書。莎翁全集她留下了，其餘的分給其他人。如今，她人已在天堂。也許，好人常命苦命短。

感恩夜
夢友在天堂
讀商籟

2009去武漢當訪問學者，美國國務院以外交郵件的方式免費為我托運了十箱文學書籍。書是怎樣散去的，散給誰了，我已記不清楚。散是樂，但一定要散給需要的人。期間發現研究生把我的詩析講義變成中文的，書都不用再參考，研究也不用再做，一篇文章就在其名下了。再後來國內來的年輕學人，回去時箱子塞的都是香奈兒古馳包，問他們要書嗎？答，太沉。

人生旅途
書為伴
情重如山

一位近四十年的朋友，酷愛藏書，久而成迷，四壁書架高至屋頂，但他非學究或教授。每回見面，總勸我買些套裝書帶回美國。我都一笑了之。去年他人走了，死在圖書館電梯裡。今年他妻來訪，說要完成亡夫遺願，把他所有的書讀一遍。我告誡自己，退休之年一定要把書都給散了。絕不給老婆留負擔。

生不帶來
死不帶走
書香自在書中留

閒　窗

淅瀝的春雨終於在午後歇了絮絮叨叨。此刻，窗台上的點點滴滴聲換成了幾聲淡淡的鳥啼。向外望去，亮綠的草坪上點綴著三隻鳥：一隻紅雀和兩隻黑鳥。紅雀啄了一會兒，便撲翅飛了。黃喙的黑鳥隨意啄啄草葉也飛了。剩下那隻全黑的似乎還善解人意。它在工具棚旁的小水窪裡撲打，在草坪上蹦蹦跳跳，在欄桿的網孔中穿來穿去，再飛到工具棚頂左瞧右看，才啁啾一聲再見。

呢呢喃喃
春聲
青青翠翠

■馬東旭

母　親

它是涼的，也是苦的。
它敞開秘方，永恆流淌著草藥，醫治我們虛空的靈魂。一身青草味的母親，土裡刨食，她與麥田吐露蜜語，與蘿蔔白菜成為姐妹，與三兩桃花互換魂魄。她的命，在人間開得過於用力。牛羊歸來兮，把悲苦捆成一束，以十枚銀針撥十根手指上的刺。

疼，是細碎的。

幸福好像也是。

她連夜打造的燈盞，續滿我們體內的飢饉。漸漸凹陷的母親啊，沒有一絲哀傷，淚水皆無。我為她誦讀我曾經寫下的句子：祖國的天穹姓羽，其實——申家溝的天穹也姓羽。而黑鳥傾瀉，褻瀆了我們原初的神靈。

豐　收

太陽傾吐黃金。
鋪滿申家溝。
哦，麥子熟了，在五月。涓流傾吐花朵，花朵傾吐蜂蝶，蜂蝶傾吐神的絮語。遠天傾吐藍和羊群。我傾吐豐收的喜悅。
那是四點一刻的黎明，鐮刀掛著輝光。我撂倒大片大片的麥子，塵土高濺。我讓顆粒歸倉，歸於人間最乾淨的穴子，我對每一粒麥子暗暗衷情。我預感到，申家溝將是我一生的金帛。
傾吐永恆的，精神的典籍。

2018年寄自河南

■陳銘華

元子坊

街一頭盡處靠河邊橫行的大道，人們習慣叫“海皮”，大概河是海之皮吧？海皮如今成了公路，北向可至我後來出於他故將原譯“勞改”更作“撩雞”的邊城——老街；另一頭隨著烤牛肉香味肯定還找得到開會的，但找不到自焚的——和尚；找得到化導院，卻不一定找得到理髮店

西向選從前的同慶大道或平行的阮豸街都是杯中蔗水翻湧的記憶泡沫，以及各種美食充填、廟宇搭構的——堤岸；東向選陳興道大道能到西貢，那邊有前國會、前總統府、前美國大使館、舊國家音專、舊自由街、舊教堂、舊雨，還有走著走著就乘桴浮於海的白藤碼頭

這本名阮智芳街的音譯，在我尊敬的一位詩人寫的一首我喜歡的夜市裡出沒，從旅店大門左拐，若是錯過了第一個街口就索性嚐一嚐馳名的“屍房糯米飯”；否則右轉，不到兩分鐘便回到四十餘年前的一樓五號，驚鴻照影，我恍似興沖沖地舉起腳踏車衝下樓去，突然不知所蹤

2018 年 11 月 22 日西貢

長襖*來思

高牆鐘聲三響。丁氏雪李氏雪陳氏雪梅氏雪黎氏雪莫氏雪裴氏雪鄭氏雪阮氏雪，眩目的雪從上下兩層法蘭西走廊飄出“中學女生嘉隆”拱門的艷陽天，雨後的梧桐樹葉四面八方一擁而至……“昔我往矣”，別相信那些北國吹來的、無知的風言風語；雪花三千，獨待一瓣，要聽就聽我這帶著美利堅蜜香的故人腔調吧

奧襖同音，衣不衣勉強猶可；黛非“台”音近“雅”；望字母而音差義錯的“奧黛”、架床疊屋的“奧黛長衫”都是一種褻瀆冒犯！“奧雅”可代“奧黛”，其實就是“長襖”——你素雅的名字。1975 年前，“薄紗、交領、右衽；衩開至腰，裙擺過膝”的風姿，一直流行於加州橙縣小西貢“束窈窕之纖身”的美好願望裡

2018 年 11 月 28 日西貢

*越南長衫 Áo dài，Áo 的漢字是襖，dài 越語是長，越南以漢字創造的喃字寫法則是左長（義）右夷（音）的“𧘇”。又越語形容詞、副詞習慣置於名詞之後。

■方壯霆

勇　氣

腦袋空空的我，呆呆地，不知所措地望著：一臉連鬢鬍子玲瓏瘦小的你，偎依在毫無表情的母親身邊，無聲地流著眼淚。我不敢肯定你此刻的心情，但感覺不到絲毫的解脫或對前途憧憬的喜悅。默默地，我遞上擦淚巾，在你左手背靜脈管注射 2 毫克的咪達唑侖。暗暗陪你嘆了一口氣後，小心翼翼地將你推入手術室。

雖然，你今天的舉止還未至上斷頭台的境地；在我顫慄的心靈裡，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手術室裡，蚊子飛過也能聽見。偶爾的細聲對話和金屬撞擊音，像教堂裡做彌撒，繞樑的喃喃祈禱和聖鈴輕敲，只是多了一股血肉燒灼的焦味。我茫然地看著一臉麻木的手術醫師在你身上執法般地，千刀萬剮。

何苦呢?!女兒身變男兒身要比男兒身變女兒身艱難多多多多啊！切去雙乳變男兒平胸是簡單手術，植入鹽水假乳成女兒酥胸也不難；只是，切根容易植根難！你可曾想透，女兒家平地生根談何容易?!

但我不得不佩服你。試問，這世間上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你的苦衷？再問，又有幾個硬漢鐵夫具備你的勇氣？從靈魂造反開始，延續至皮肉筋骨重組，再回到魂魄之再生。刀刀見血，針針刺肉，多麼徹底的脫胎換骨啊！這般苦楚，還未包括永遠遮掩不了的道道傷疤，和隨時隨地射來的冰冰冷眼！

相對於你抗爭的氣概，許多人一死了之之舉，簡直是不值一提。雖然你抗爭的是上帝對你先天性別的判決，但你為信念和執著的沉重付出，絕不亞於上帝兒子基督耶穌當年戴荊棘，扛十字架，血跡斑斑的磨難。不同的是，基督耶穌拯救的是帶罪的普天大眾，而你拯救的是沉浮苦海一拔不起的自我！你心甘情願地選擇了一條漫長漫長，前途未卜的不歸之路。我不敢猜了：是否，你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證明，你是屬於徹頭徹尾與眾不同並反其道而行之的另一家門，另一家自找苦吃的苦行僧？

只是，面對你違反自然規律斷子絕孫的叛逆，除了啞口無言，我仍是百般不解。

2019.1.28.

後記：我承認事先有嚴重的偏見。所以，真實地錄下了自己心靈大地震的一幕。

■向明

詩的不等式

幾乎都已經一絲不掛的了！

裸呈在你們眼前的
不是不知羞恥的骷髏
而是有的下體尿急
有些是火毒攻心
或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
威逼

毫無預警的
一場場令人混身溼透的剖析
使人毫無遮掩的
原型畢露
隨著他們挑針的火眼
和狼嚎般喊叫
一首詩
才能像橫死般令人注意

而奴，雖非貞節烈女
然某亦不水性楊花
詩，師、屍、死……
雖非同義字
卻屬命運共同體

2018/10/5

疤

一場失血留存的記憶
便於隨時在提醒
刀刃在入骨時
會有多麼深深的一吻

2019/1/16

■遠方

雨後短章

1、
一陣風過後
雨停了
我的心爬上樹梢
向日致意
等匆匆趕來的雲
一同赴約

2、
陽光斜射
直達我的盲點
前世的因後世的果
可以不聞不問
上頭的罪下面的罰
何妨裝聾作啞
我活在雨後

3、
既然有雨
還是春天的
天上的星
遠山的燈盞
還有你
撲閃不定的眸子
該感恩了

4、
雨停了多時
風鈴還在嘮叨
嘲笑這風流成性的季節
有桃花上的經典
有狗尾巴草的八卦
雖然老套
只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懶散在初春的斜陽裏
我喜歡

2 月-3 月初，2019 年

■達文

滄海桑田

曾經是泣不成聲的離別
碑石停泊在盆地裡
每一個夏天的歌總會化成驟雨

廣場上空　喧嘩瘋長
我已記不清如何開始微笑
只是那陣令人心揪的暈眩依然熟悉

息壤詞（三）

把夢疊起
把衣裳藏進去
把靜電放掉
把往事徹底壓扁

現在是飢餓的開始
種子在門外
等候洪水滔天

蠶

我相信每一塊石頭都是種子

門外是整個冬天
鋪陳著無法顫抖的色彩
等待你逃命

思　凡

一個百般無聊的秋
寂寞是一道山谷穿越冥色
發現曇花

她向夜放了點鹽
躲進輪回的籬笆中
隔著我絕望的臉

■張塋

鋼鐵的輓歌

——謹以此詩悼念一座超級大鋼鐵廠的與世長辭。Bethlehem Steel Company (1857–2003)，Bethlehem, Pennsylvania, U.S.A.

嗚呼

喪禮早已結束
除了莊嚴的送葬進行曲
在音樂會上反覆奏響
告別的儀式再也無人記得
不清楚傳奇故事怎樣訴說
精彩傳說如何演繹
只感覺一座虛擬的墓塚
轟然如鏡頭焦距拉近
把整個視線塞得爆滿
彷彿耳邊又響起了
當年在演奏會
聽過的哀樂

嗚呼

曾經咆哮過
曾經怒吼過
曾經輝煌過
曾經不可一世過
而今有人前來攬勝
但見覆蓋厚厚一層鐵鏽的高塔灰影
偃臥在地無聲無息
幾朵不鏽鋼的浮雲
始終懸掛在廢棄廠房的天空
不再飄動
也有人偶來憑弔
根本不見墳塋
也看不到墓碑
但見一抹殘陽斜照在死寂的
被遺忘的世界
此時映出的幾道折射光
在天色暗盡之前
全都投射到
鋼鐵最後安息的廢墟
投射到
每一撮時間的餘燼
以及點點滴滴
不成形的記憶殘屑

■冬夢

詩累了

歇歇吧
所有的詩都累了

今晚
趁著夜涼如水
偷偷
放回詩人的夢中

取　暖

一條圍巾
天天期盼著
寒流終於來了

其實取暖的最佳方法
不是酒
是妻關懷的盈盈笑靨

夢會藏在我的詩集那一頁

真的不忍下盡麼？
今夜春寒的雨

一室闌珊燈火
究竟
夢會藏在我的詩集
那一頁？

■王性初

瞳孔之箭

視線之內

從瞳孔射出的子彈
命中了遠近的虛實目標

那豐富的表情和誇張的手勢
將四壁塗鴉得花花綠綠
那醉醺醺的腳步
踩著走調的五線譜
那迷你裙的大腿
泄出的鉤魂氾濫成災

那螢幕正演繹著荒誕
讓白癡和傻瓜啼笑皆非
那飲食男女肆無忌憚
將光天化日大膽成自己的隱私
那酣聲澎湃著黑色的夢遊
既動聽又煩冗永無止境

當瞳孔的炮火彈盡糧絕
都市又回到了蠻荒年代

夕陽的眼睛

起伏不定的黃昏已昏聵
用一雙白霧的眼神凝視世界
從珠峰的神聖圓穹中沉寂
道別是一條四處爬行的長蛇
即將西墜的光芒
散發絕望的熱量
身心深處那微弱的火苗
顛簸著枯乾的酥油
偉大是禿頂長滿蝨子的事業
恐懼在寒冬裏敲響暮鐘
哈達垂下雪山的雙手
高原上的廟宇拒絕叛逆的膜拜
幻夢在羚羊的狂逃中奔潰
一輪火球於山坳一隅熄滅

■仲秋

天空，狩獵海洋

既然如此
何不濃縮成一滴水
匿跡井底

或，隨興地
蒸發為雲
或，悲劇性
結晶為數畝鹽田

告別海風後
再怎樣深入汲水
也舀不出點滴

陽光，炙烤大地

九月依然很熱
鳳梨擺在桌上
次日就十六歲了
——媲美少婦

九月有秋老虎
山林起風時
腥味遍野
虎嘯中
有設醮求雨之祭
有秋颱偏北之說

獨無，樹蔭下
聚眾擲筊
談秋蟬之事

風聲，搖曳樹林

春天騙走了冬蟲
枝椏剛過一晚
就轉為秋意

夕陽也想湯宿
在澄橘的天際泡澡
樹林躲在窗櫺下
一副羞澀模樣

風，經過三個月療癒
快樂地吹動綠蔭

2018 年 9 月於台北

■銀髮

含苞待放的早春

冬老人一樣堅強的外祖父
熟知白天可以打瞌睡
所以
失眠也就坦然了
難怪清晨時清楚的聽見
隔壁

被鬧鐘叫醒的
早春
唸初中的外孫女一樣的
早春
開始懂得打扮的
早春
衹為梳妝而拖延時間的
早春
路邊含苞待放的野桃花一樣的
早春

連關懷的
唯恐遲到的一聲催促
難伺候的
早春
也會發小小的脾氣
知道啦知道啦知道啦的
下了一場細細的
春雨

2019-02-28 北卡

■彭國全

揚　帆

——致女詩人作家王渝壽辰

文海浩瀚，千帆百舸競秀
您不遠萬里揚帆到海外
展開一帆英姿
航行掀起玉濺晶瑩的白浪花
是帆意蘊豐富的一行行詩句
是帆肺腑之言的文章

光陰寶貴，歲月崢嶸
您的文字閃耀出來的一束束光彩
凝聚成了一顆八十壽星
星光燦爛，將要亮麗一百年
也給年輕的舟楫作夜航的燈塔
我們都喜歡坐上壽星駕馭的座艙
跟隨您遠航
欣賞文海無邊的風光

寫於 2019-1-4

■林啟

新俳句三首

秋　望

暮色盡暗前
朦朧遍秋野湖山
遠望人孤單

光　陰

秋月下陰影
長久未挪移
光陰似憩息

一方淡藍

鑲金大片灰雲
中露一方淡藍
何時夕陽重現

2019 年寄自多倫多

■王渝

星期二下午的陽光

來自水中
她夾著一朵白菊
隔世的恍惚再現於
星期二下午的陽光下

穿夾克的男孩
抵不住要熔化在
自製的愛情裡
詩葉上他曾尋了又尋的

猶自獨飲著咖啡
玄想從杯底升起
星期二下午的陽光
她的名字回歸水中

寫於紐約，2019 年情人節

■陳華美

時光隨想

一張網
縫補歲月，還有一位老人
趕海。
海靜寂，遠方孤獨

一把吉他把海浪彈翻
魚兒躍進琴弦

把黑夜還給黎明吧
岸，距離回家的路最近

2019 年寄自新加坡

■夏露

洛杉磯夜雨

今夜的雨
是你折疊後的雲嗎？
似故人敲窗啊
聲聲令我夢回長江
但我不像用唐詩
懷念故鄉
因為長江把最後的水
都獻給了太平洋
而太平洋從不結冰
我們沒有必要
也不可能
分清每一滴水的姓名
我只想記住
在美麗的洛杉磯
今夜的雨
每一滴都傾訴感恩的心

2018/11/22 感恩節凌晨於洛杉磯

行走在洛城的雨夜

夜色包圍了洛城
雨包圍了我
獨自撐傘步行
馬路上不知疲倦的車輛
人家窗子裡的燈光
路邊靜默的大樹
它們沒有刻意陪伴
但都彷彿要給我安定的力量

可是雨越下越大
像層層波浪從內心的大海
不斷翻湧
把我隱藏的往事
重重砸向夜色裡
我的目光觸及前方餐廳裡的男女
他們躲開了冷雨
躲開了外面的渾沌世界

■岩子

寄給那年芳華

在這個沒有雪
沒有陽光
大寒的冬日
塵封枝頭的記憶緩緩張開
停飛已久的翅膀

扎根大地的感覺固然實妥
而高處的風光更加——
令人神往
那裡沒有山的羈絆
河的混沌
紅塵的糾葛
放逐，讓靈魂再一次背井離鄉
於無染而遼闊的天空
重蹈虛無而眩目的夢想
與單純的雲朵擁抱著
旋轉、上升、流浪

你的名字被寫成一首詩
在開往伊甸園的特快列車上
那娟秀的字跡與畫眉鳥
婉轉的歌聲繾綣成雙
穿過黑暗抵達黎明
於千千萬萬人
千千萬萬年的荒野裡
獨立著一樹桃花燦爛若霞——
可是親愛的你去了哪裡？

但他們杯子裡的酒
是否很快會在胃裡翻江倒海
他們的生命裡
是否也有雨滴拍打峭壁

行走在洛城的雨夜
像是懷揣一把幽暗世界的鑰匙
無法預知前面的風景
唯有止不住的好奇

2019/1/17 雨夜洛杉磯

■葦鳴

送　母

原來
到了最後，快要
訣別的時候
我已是
寫不出任何東西來

我甚至在懷疑
你是否已迷糊
雖然你還眨眼、張口
似乎想表達些什麼
而我，卻只能重複地
叫你放心、好好休息
你也真苦了一輩子了

也不敢肯定你是否
真的聽見了
或能意識得到
大夫說已下了
足夠的止痛劑
你不會很疼
或者太難受
我握著你的手
感覺你原本很冷
又緩緩變暖了一點點

有句話想默默地
告訴你：如果真有
來生的話
做我女兒吧
你今生的強悍個性
到時候，也許
會稍軟一些吧
其實這也不重要
有個堅強剛烈的女兒
也很好。真的
我們就此約好了

2019.1.31 早上 8:29

媽，你乖

你已虛弱得不能言語了
但還會流淚
從雙眼的魚尾處
滴到枕頭上
我都看見了
媽，你不用強忍了

是的，你都聽清楚了
剛剛是我
在你耳旁
向你承諾了
會照顧好小妹
肯定會做得比你還要好
她最終一定會
完成她的鋼琴碩士
到時候，我叫她
演奏給你聽聽
你甭再擔心
一切會很好的

昨晚你兒媳來過
你也見著了
大妹今天在搶購機票
我們已通過微信了
她說要回來看望你
老爸也已知情
很遺憾他已八十六
怕是上不了飛機了
到底是個長途
來回便是雙重的冒險
我知道你最不想
他出什麼事了

我們真的都很好
你真的不必再操心
都一輩子了
該已很累了
不都說老來從子嗎
媽你乖，就放心吧

2019.1.31 下午 3:23

今天 24 至 28 度，一個不尋常地過熱的冬日，會永遠地留在記憶裏。

■魏鵬展

蘭　花

不知何日起
食指劇痛
然後無力
然後冰冷
麻木的位置
我用刀
切去腐臭
斷了的食指
若有所失
我不注視
食指
我滿足於
還能感受
清晨陽光的
熱力
褪了色的紅紙
貼上新春聯
今年的蘭花非常好
花兒謝了
花蕾又放

把一個萬字夾掉進水族箱裡

綠葉帶點黃
總讓人
有不安的
情緒
把一個萬字夾
掉進水族箱
看它生鏽
溶化
水裏的綠色
蔓延　生長
掩飾了
礙眼的
黃葉
萬字夾
落在
不顯眼
的位置
腐化
沙石深處
幼苗
扎根　成長
我知道
嫩綠的
新葉
有鐵質
的堅韌

2019 年寄自香港

■嚴力

過時的螺母

生命的運轉聲鏽跡斑斑
那麼多零件還在服務於
遺傳下來的朝代圖紙
守舊的力度繼續享受著
零件低沉而悠長的哼吟
儘管如今的文明
都已避不開工業和高科技
也沒人質疑在數字變動中
動詞所嚮往的金融魔術
但這不妨礙奴役的焊接
把管道繼續鋪向
二十一世紀的五臟六腑
而生鏽的存在除了被整體推倒
連它自己也擰不動
在工藝上已過時了上百年的螺母

也包括

四個方向的黑夜
真的會同時發生啊
我降下了東張西望的國旗
內心的眼睛睜開
證明庫存的視力還在
就是不想往外看
不想看原始動物的蹤影
也包括我自己的外形

2018.6.

■老井

示　愛

人類示愛的方式有多種多樣
眉來眼去、甜言蜜語，在情人節時
把一顆狡猾的心用鮮花
層層包裹好，送給對方，這都不是最驚心動魄
的方式。詩友紅莧，下過幾年井
外號煤花，說起年輕時的一段往事
她總是吃吃地笑個不停
多年之前昏暗的地心，一大一小兩個女工
被一群滿嘴的葷話
黑臉漢子攔住去路，好說歹說不挪開
其中一個打了雞血的男工，以臉上的厚厚的煤粉
做掩體，放肆地站出來，掏出身上的水龍頭
當著女人的面擰開
女孩無地自容，女人跳起來笑罵：
這個熊人大清早的就跑這裡抱頭痛哭
是不是家裡死人了……
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浪漫，真的
說起這個
青春的鮮花在紅莧已經用舊的臉上
一瓣一瓣地活過來

奔跑的虹橋

皮帶運輸機滾滾向前，鋼鐵的托輥
托著柔軟的帶面。上面載滿洶湧的煤潮
一部冗長的歲月留聲機，播放著遙遠的松濤
滔天的白浪，恐龍的悲愴
亙古的太陽撞擊冰川紀產生的轟鳴
一部跨越時空之海的運動之虹橋
棲滿烏黑的麥粒

■吳懷楚

相對月明無言默默

相看相對
默默無言
很想問妳
是否來自盛唐世紀
那個年代的舊時明月
看妳
亮麗風采
依然肯定
堅信
被李白抱過的絕不是妳
只是人們無聊
在為妳胡說八道

跨越一個萬古還原
終於回到現實的燈光清晰
不再含糊
筆下聲浪泛起
同酌共妳重溫那夜色文郎
縱使知曉已化成灰燼的魂夢依然
無奈舊情早已不再
我的靈思亦已嚴重流失
未能再次催就一篇屬於妳我愛的故事
唯贏得今宵一夕文字短暫靈犀歡娛
相對相看
無言默默

2019年2月1日於一笑齋

它寬恕了一切，地殼的善變和炸藥的暴力
它竭力地把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
搬運到地面，它夢想著將寒冷空曠的大地
置於熊熊燃燒的煤火之上

手指輕點，可以終止或啟動
一個時代的吟唱。停機時，
我們檢查真空磁力啟動器。巡視機頭和機尾
整理跑偏的大皮帶
讓它們繼續回歸中央的控制

2019年寄自安徽

■楊河山

愛

愛是劇痛，朝著一顆心射箭，
擊穿它，像擊穿一個積滿水的木頭葫蘆。
為什麼射箭，為什麼擊穿這個
木頭葫蘆其實它很靜默，但一旦被擊穿
就不那麼安靜了，這近距離
或遠距離射出的箭，鐺的一聲，
把一個人釘牢在柱子上，然後另一個人
也就是射箭人其實也被同時
射中，相互掌控或者操縱，
誰也別想擺脫誰。這由什麼人莫名其妙
射出的這支必死的箭，帶著速度
的呼嘯聲以及堅定的意志和信念，
射中對方，愛是劇痛，
是一支箭射中一個人或相互射中，
愛是一個人釘牢在木頭柱子上，
被擊穿，一個木頭葫蘆盛滿的水開始
汩汩流下。

波斯虎*

這些滅絕的動物，我或許仍然可以在
它們同類
的身上看到它們，比如東北虎，
華南虎或其他什麼虎，甚至可以通過
一隻貓看到它們微縮的景觀：
比如並不存在的花色毛皮，
低頭行走的步武，凶殘的眼神，
以及它們的嚎叫，這嚎叫聲曾在伊朗，
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
以及俄羅斯茂密的森林以及廣袤的
山地之間
回蕩，讓一切動物為之膽寒。
它們已消失，這是它們最後的遺照，
彷彿這些仍然幸存的就是它們
末日的形象，那紅黑色的影子便是它們
躍動的魂魄。

*1981 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正式向全世界宣佈，波斯虎滅絕。

■北塔

十字架是否還能發芽

在你的身體被取下來之後
那龐大的十字架像一棵大樹被
採盡了果實
孤獨得猶如流浪在繁星之間的月亮
我多麼想把它劈個稀巴爛
把它的碎片統統燒掉
這最後的火焰
如同信徒的眼淚
或許能溫暖
耶路撒冷的流浪兒的赤腳
廣寒宮裡那已經被凍成冰塊的玉兔

我還想把這十字架
像春天的柳枝一樣
倒插入西奈山的心臟
再澆上你的箴言
看看它是否還能發芽

我不愛你

我不愛你，有人在鞍山街一輛積雪的
白色汽車上這樣書寫。
I don't love you，他說，
或者她說。但誰知道呢？
如果不愛何必如此，說不準這恰恰就是
愛的表述。汽車的另一側
畫了兩顆心與一張笑臉，
這無人看管的汽車，我想像總有一天
它將駛入這個城市的
每條街道，某個人的內心，
帶著這份宣言：我不愛你。
愛情甜蜜，卻又苦澀，其實愛與不愛
即使他們自己似乎也不知道。

2018 年寄自哈爾濱

■輕鳴

鐵　塔

色浪
一浪排擠一浪
　　沖向地平線
爭光

霹靂——裂空

塗　鴉

亂飛，撞入磚墙
聒噪鬧 shì，夜不瞑目
滿街的畫廊，從不打烊

Shì：市、事

樂　趣

老頭兒玩兒起了滑梯
滑出 shīyì
滑進童年的幼稚
笑聲 qīng 狂
笑死了旁觀的汪汪

Shīyì：失意、失憶、詩意
Qīng：青、清、輕。

酷　暑

熱
真 TMD 熱
就連地下糧倉中的
大耗子，都熱得受不了
摸黑兒，逃回
詩經

常德詩協詩人作品選 ◎長篙

■陳小玲（丁香）

你是看不見的

你一定看見了
看見一些冷清，一些鮮為人知的憂苦
還有沅水，碼頭，水上行走的輪渡與霧
我窗臺上的蘭花，開了兩朵
你是看不見的

你看，我還能疼，能準確說出疼的位置
能坦然面對三月清晨落下來的這場雪
能忍住那麼多原本應該流出來的淚水

就算這場雪，斷了我所有的念想
就算我一個人永遠坐在這曠世的黑洞
我還是要對自己說，黑暗與孤獨很好
這也是你看不見的

點評：作為最早介紹給風笛的常德女詩人，真誠樸素的語言是最大的特色。“就算我一個人永遠坐在這曠世的黑洞”這一句有了更遠的擴展，“黑暗與孤獨很好”也表現出了大度與堅定的意志。

■鄧朝暉

安息香

“佛告阿難……
咒拙具羅香三七遍燒
菩薩即來”

拙具羅香
又名安息香
出自古安息國、龜茲、波斯……
可開竅、治昏厥、行氣活血
那棵小滿中開白花的樹
結鷩蟄之果
它被割裂的腰肢
流出褐色血
陰乾，研磨後可入藥，成香

我曾舉三支褐色香
向東南西北四方膜拜
想像碧空之上
穿白衣的仙人加持於我
還上世孽債，修來世福報

安息香
安靜的香
那棵開白花的樹
它有神秘的腰肢
流出圓滿的經血

點評：這件作品給人的最初印象是古老、神秘，帶著異域的特徵是詩人進階的另一種方式。與佛事有關，必須帶著虔誠的心境，描繪自上而下。“安息香”似乎給人一種釋義，從起頭的“阿難”就必定與佛結緣。“安息”之意是一種靜觀，然佛無物相，何為死？仍常人之眼，具物相表化，實為重生，後有經血圓滿。人正、心正、文正，所謂正統經典，給人浮想與感知，仿如耳旁加持之梵音。

■杜鵑

面　膜

這張臉，大過了天地
而黑夜，絕對是一張勇敢的面膜
敷黑頭，敷粉刺，敷襞僿，敷體面
敷相對，敷欲說，敷天涯，敷寸斷
把紅顏敷成禍水
被時間舀乾

點評：杜鵑的一組有幻化人緣的嚮往。〈面膜〉顯然已經脫離了小我之境，“大過了天地”這一句與收尾一句“被時間舀乾”，都具有極廣泛的意義。如何從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對生命的感悟，文字需要作者寬巨集的智慧與了然的大度。

■胡平

到　達

黃昏，當我行經大街的時候我決定
放逐自己
於是我大步走向人群但最終不動聲色地
穿過他們來到鄉村
一條流淌的小河吸引我在它旁邊坐下來
我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坐在河邊與時間
耗上了
與世界的安靜部份耗上了
夕陽像紅色的氣球在晚霞裡懸浮
我就這樣與渾圓的落日耗上了
它帶著生活的美好和期盼沉落到山巒裡
我就這樣與黑暗耗上了
我開始大口大口地吞食黑暗我就這樣
與孤獨耗上了
用半個夜晚來思考存在的價值我就
這樣與自己耗上了
我就這樣癡迷地坐在夜空下
直到漫天星光像水一樣開始潑灑
直到內心深處迴響起連綿不絕的歌聲

點評：胡平的作品一直處於變化中，而且一直在上升，並中途嘗試多種風格。其間好作品不斷。這首來自推薦於《E詩刊》五首之一的作品，就具有代表性。這件作品的最大特點是收尾幾個“了”字，能夠把陰鬱而低卑的沉重輕鬆化，這就表示作者需要的大度與力量的擔當，足夠支撐這種在黑暗籠罩下的重量。

■說話的雲（劉金國）

於我之外

紛呈的事物、人和景
稍加留意
草長鶯飛，陽光移動的距離
以及庸碌和悲喜

不管情不情願
都與身體發生著物理或化學反應

你和周圍有看不見因果
甚至魚水關係

豈可置之度外
那些久不關心的身外、江山和社稷
早已融入血脈
一出世便與世界合體

點評：劉金國的作品給人的印象是“明朗、清澈”。“相由心生”，一位處世低微的人他一定會受人尊敬，繁華的世界造就了他的“王子風度”。不求深沉、陰暗、怪異，一切“隨和”、“隨緣”“隨心”，便是“與世界合體”。其實〈於我之外〉亦是“於我之內”，是世界之大同。

■龍向枚

小星球

地球太大，我們總是走散
遇不見

我要有個小星球
一彎月，一彎江水
一片青山，一片草
一個素手裡的斜陽
一個懷抱裡的溫暖

小星球，種滿桃花和梨花
漫山遍野微香的草
陽光照進小窗，屋前落滿飛鳥

小星球，南邊是我，北邊是你
一走就遇見
在最初的時光

點評：龍向枚的作品也是第一次讀到。給我最大的特點：“甜蜜”。作品用文字的形式表現出真實的內心，這裡，裝著滿滿的甜蜜，她一定是一位“幸福詩人”。通常詩人的閱歷太廣，思想越深，讓人越來越難懂。因此，保持初心是最難得的。當然，這裡面含有“新月”清新的成份，我國許多女詩人也寫出清澈的句子。這件作品顯然與童雅有關，一邊小，一邊大，一邊是天邊，星星。這些氣氛自然地排列而不顯矯情，更為真摯。楊亞傑也有一著“小格子”給人印象很深。

■唐益紅

咖啡館

一些人在夜裡恣意狂歡
一些人在鏡子前喃喃自囈
一些人沉默著
他們從字裡面走出來
攝衣輕快，黑白分明

那個試圖說出文本的人
他的囁嚅，膽怯
像閃電砸開了烏雲的邊緣
他害怕你目光滔滔緊握著迎面
直走的劍鋒

你用手撫摸一碗大海的踉蹌
把一團團的錦緞攪亂，然後
抽褶、打襉
只是，你的體溫像溫度計
一會兒高，一會兒低
就像記憶中的那個人一樣
忽而胖，忽而瘦

久別或者重逢
都是流落民間即將失傳的絕與蕩

點評：美麗的容貌似乎永遠處於生長期。追求語言的獨特與內在的質感。這件作品已經走出常規抒情並表現出冷豔的氣質，其情節、畫面處理、細節描繪，已經具備意象深層次的拓展。

■熊芳

聽落葉

冬日的細雨讓整個山林都濕漉漉的
像剛分手戀人的眼瞼，層層的霧蒙著
寂寥而空幻，越是模糊，越是
認真的尋找，路
鋪滿了葉子，比樹上好看的葉子
風，怎麼也奈何不了那些葉子
色彩中的斑駁與紋路，像
妊辰紋一樣
分佈在地上，它們一動不動
緊緊地貼著黃色的泥土
“我就落在這兒生根了，哪兒也不去”
雨水像凝膠讓它們堅固而有力
那些枯萎的顏色透著喜感
石頭間的青苔顫抖了一下
“噓，我聽見了大地的胎動。”

點評：第一次看見熊芳的作品，顯然已經脫離了傳統抒情，已經走到還原語言本身，而且生活細節很濃。她至少表達出多重含義：有了部份哲思在內，這種拓展在其它的作品裡也有；第二，作品並不屬於強寫，而是隨機隨性，有思想的沉甸；第三，作品的思想亦超出普通作者的廣度，是因為這種表現力細膩而深入。這裡選一首極具表現與振撼的作品。收尾“胎動”的這種擬人化，與“妊娠紋”聯動，使作品完成了從落葉向人類象徵的過渡。

■長篙（李智明）

還在想雪

不寫雪的詩人是沒有的
一年只有那麼幾天

有人還沒有誕生
也有人在死亡
他們統統被雪覆蓋

覆蓋大山的抬頭與河流的走向
覆蓋歷史上的雪一樣明亮

我們裹上厚厚的棉被
看枝頭上的
簷前的
以及積累在明天的天空

該怎樣回答
雪的提問
並立下生前的遺囑

點評：自選一首。

●常德詩協詩人作品選

■非馬　雙語詩

哀悼總統

看到電視上
熱潮滾滾
到處是對剛逝去的布希老總統的
深切哀悼
比他在競選大會
厚臉皮扮小丑所掀起的掌聲
還要來得響亮動聽
他想
要是死的是**他**（大寫的**他**）自己
多好

The Mourning of A President

seeing the TV screen
full of mourning sounds
of President H.W. Bush
much louder and moving
than what he could have aroused
in his campaign rallies
he thought
how wonderful it would be
if **HE** himself
was the one
who died

霧　晨

朦朧的天空
朦朧的大地
朦朧的眼睛
朦朧的心境

一首逐漸成形
美好的
朦朧詩
卻被電視上
一個黑白分明
紅藍分明
或
藍綠分明
搖旗吶喊相互對罵的
鏡頭
撕成
片
片

A Foggy Morning

misty sky
misty earth
misty eyes
misty mind
all help form a charming
misty poem

suddenly
a scene on the TV screen
of yelling cursing crowds
with a clear dividing line
of

black and white
red and blue

tore the poem
into
p ie c es

噴　漆

或許
該有一種噴漆

把各色人種
白種人
黑種人
黃種人
棕種人

都噴成不可分辯
無從歧視的
中色或無色的
同種人

然後噴上一層
滲透的明膠
讓每個人的內心
神也好
鬼也罷
都一目了然

Spray Paint

maybe
we should have
spray paint

to make all skins
white
black
yellow
brown
neutral or colorless
so nobody can distinguish
or discriminate

then spray on top
a penetrating
transparent layer

to reveal inner souls
however divine
or hellish

■張子清

懷念小說家雷祖威

——讀張敬珏教授所作悼詞有感

愛的痛苦，愛的至誠
你拖著病體為愛子掌廚
愛的痛苦，愛的至深
你帶著絕症為愛女調羹
《愛的痛苦》已經打動了
億萬中美讀者的心
《愛的痛苦》已經架起了
　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
你忍受喉癌劇痛，創作不停
你的忍耐堅毅剛強世所罕見
你愛的痛苦是愛的神聖表徵
你成了我們心目中愛的化身
祖威，你好帥好純好真，祖威
我們愛你敬你想你永遠，永遠

2019 年 1 月 24-30 日

上世紀 90 年代早葉，中國首次引進一批嶄露頭角的華裔美國小說家湯亭亭、趙健秀、黃玉雪、雷祖威、李建孫、任璧蓮等人的代表作。作為華裔美國文學叢書的主編，我得在校對譯文過程中出現難解的問題請教作者。其中雷祖威不厭其煩地回答問題之及時迅速給我留下極深的印像。他為人謙虛友好，對我的筆訪耐心，詳盡，令人感動之至。以此詩對他深切的懷念。

■梁志英 *Russell Leong*

來自野蠻人的餐車

From the Barbarian Food Truck

贈傑基，紀念戴維 (for Jackie, to honor David)

帶我去只有舌頭才能帶我去的地方:
韓式和墨西哥式的排骨
由大豆、辣椒和香菜混合而成。
帶我到只有手才能帶我去的地方:
將西瓜、芒果、刨冰或抹茶奶油
夾在小小的棕色手指之間。
帶我去只有喉嚨才能帶我去的地方:
一丁點兒荔枝的芬芳，冰冷的
茉莉花茶水嘶嘶地流進喉嚨。
帶我去只有肚皮才能帶我去的地方:
它現在不知道對鹽或糖的渴望，
如同彌勒佛已滿足，這尊未來佛。
帶我去只有作家才能帶我去的地方:
停車在新罕布什爾州奧林匹克大道的
一個角落
或者甚至停車在奧德和百老匯——洛杉磯
唐人街西部好萊塢之間。
路易的野蠻人餐車裡《愛的痛苦》
在沸騰，煎炸，翻滾、燒烤，
讓這世界的胃口永無止境。

——張子清 譯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支持

陳聯松	$80
李雄風	$80
于　中	$50
羅瑩、陳頤	$100
方壯霆	$200

■謝勳

葬　禮

恍惚過了
一連串填滿著
為什麼的日子
你怎麼已經
縮小自己
容身在
那碧玉的罈子裡？

前方六十號
公路的車聲
忽忽遠去
三十五朵氣球
一如你的歲月
驟然從
一群思念中
脫灑

隨著白鴿的引領
飄向那一片
你熟悉的藍色
逐漸縮成微弱的亮點

放空，在小雁塔

薦福寺的靜謐
把市囂推向遠方
古槐樹守著
唐朝義淨法師以來
寂寞的歲月

園裏禪立著
有行有列的小樹苗
銀杏落葉鋪地
一片失色的金黃
明年終將成泥
小雁塔拔地而起
在時序的輪轉中
三裂三合

■李斐

醬缸詩第十五首

怎能不對合眾國老闆
大寫個服字
他說關門就關門
不理會萬萬千千打工仔
張大嘴巴
吃喝西北冬風
他自己大魚大肉猛喝
Diet Coke 大嚼 Cheese Burger
其實他可以和習上人商量
租借萬里長城
什麼貿易糾紛就此搞掂
還有一條計仔
追查南蠻北侵的原因
戰爭乎病毒乎荒旱乎
幫助其建立醫院工廠農地
以小本建設性解決其生計
離鄉別井的恐慌
沒有人想去面對
就不用去做 21 世紀秦始皇
去造萬里長牆

2019 年 2 月 15 日紐約

訴說了無常的坦然

白牆上
落款的攀藤
隨性幾筆
細雨剛歇
空氣中瀰漫著
旅程過飽和後
沈澱的清爽

此時
坐在景點間的隙縫
卸下遊客的急促
入定於
萬念淡出的片刻

■李國七

丁零丁零

清晨雨落，江城是濃霧包裹的
掩上房門，往出發邁步
這個時代，沒有誰出世或者藏匿
留守人影，與風中燈火一樣顫巍
那是我們出走的村落
雨、或雪，或者晴天
人在異地總是反覆夢回

有人是不打算出去，或者是選擇回歸
但是，村落依舊是空了
麻雀與獵隼一樣是要飛走的
追溯水草的路上，逐漸遺忘當年月光

面朝面街的窗口
喧嘈的車馬人聲
那是歲月丁零丁零的聲音
屬於你我的，與這個時代的
大片大片，串著人家煙火

繼　續

延續沒有營養的話題
大寒後大雪灑落於春節前來的路上
尋覓一條適合遠行的岔路
便捷方便的，直通外頭世界
臨摹成功人士架勢
在人海與際遇之間遊走
謀求機會，錯過機會
早已不提雛菊與沙棘那些事
浪漫與深情消散的世俗人煙中
毋須追問或者要求忒多
屬於夢的，繼續綻放
渴望與被渴望
與一個你，繼續在一起
以夢的虛無縹緲
對抗生活的壓抑與壓力

植物園

荒蕪之地，有綠色正結隊歸來
那是 2018 交棒 2019 最後一天
綠，大家共同認識與賞識的顏色
屬於運動的聚集與凝聚力
參與的，卻不僅僅是他們
綠色長灘上，有興奮隊伍
鳥叫與蟲鳴充滿自由的恣意
攤坐著或者排開的雲朵
正化身水汽與細雨的濕潤

承　諾

他承諾過大片深愛的草原
白晝雀鳥與羚羊歡悅棲息
夜幕低垂星星與月亮付出界面
倆人被動地交換身體語言
希望磨合中衍生默契
草原春天過了明年會再來
諾言本來就是永不凋零的誓約
承諾過的那些卻是水月鏡花
她醒來時，他繼續沉睡
他來回尋覓當年的盟誓
她已經走出當年的草色

明滅一生

西南城區嚴格意義上無雪
生活之濱亦是沒有激烈風雪聲
霧雨以婉約聲調跨越多橋城市
延續雨霧架勢，朦朧就朦朧下去
喚醒不知名懷舊與閔懷情誼
目光所及，一片悲戚
暗藏的低落是覆蓋不了的
遙遠雪山繼續以雪白佔據高地
唯獨我在低垂角落
活我不確定的生態
此生的明滅，我明滅的一生
雪山或者不知
我的渺小，雪山也不屑感知

■陳聯松

致 Scream 的 Munch

孩子，別怕
天空之城都會流淌血液
風聲鶴唳只是天空的呼吸
日落過後
滿天繁星重現
倦鳥歸巢
海潮平息
你會遇到另一個你

仰望星空
另一個半球上的人民
頭頂上空奔騰之血
依舊狂流
他們的國土和其上的天空
妖魔鬼怪之聲依舊虐來躥去
各種盤算盛行
每個人都淪為別人的陰謀詭計

世間沒有太平的日子
善感之人總無法心安理得
百年以來
你看到的血液還在狂流
你聽到的呼吸越來越急促
你嗅到的異味越來越雜亂無章

只是你踏過的土地還在
你深處的 scream 如催淚彈
只讓與你擦肩而過的人動情
淚乾以後
日子依舊回到從前

別怕。孩子
待夜色催更
仰望星空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自己

11/1-11/3/2018

■桑克

農　場

我成為夏日裡的農人，我的柴鐮
高舉過頂
頂上有日頭和大風

那些腥味的雨水，那些溫柔的火焰
已經成為我冥思的深處和牛欄
我看見那些輝煌的禾束
向我張開大嘴

我聽見了呼喊，悲傷和沉睡
我聽見了沉睡，呼喊和悲傷
悲傷的大樹在田畝的盡頭
是我遠行的父親

我的孩子就是我，在那靜穆的
田野上，彎腰或者直身
我看見眼睫毛和汗水
汗水滴滴，掩飾與幸福
組建的家庭

我在那靜穆的田野上
大路和日頭已經彎下腰身

■老哈

山路

上山的路越走越陡
站在樹蔭下只是想歇一口氣
可前方的身影卻越走越遠
這輩子還怎麼能有機會趕上

捷徑

本打算超一個捷徑
沒想到這臨時的改道
竟成為終身的噩夢
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

2019.3.16

■章治萍

鳥影，或者我的睡眠狀態

重新碼詩之後，我的睡眠就很不好
大概這已經有十六年的經歷了，一夜夜
都是稀裡糊塗地過的，沒有幾時睡的習慣
更沒有幾時醒來的規律，我只能夠
在能夠睡著時入睡，又在睡夠時醒來
如果說這也是一種規律，我絕對地同意
只是我總是記不透，我睡著之前的狀態
是過於亢奮還是過於消沉，或者兩者兼之
我的個親娘呢，我小時候是怎麼睡的
半個世紀的嗓音一老又老，我卻悟不透
哭鬧裡邊的學問，還得經過多少夜的睡眠

我才能不用醒來，並有權力專心於催眠

鳥影，或者烏鴉說

他？或者你？在天下
不能分得清。在天上
一般的黑。沒有什麼特別的
天上與天下都只是一個平台
在歷史的裡面，你和他
都只是一個砝碼，只是
他高高地站在黑的正面

你卻隱匿在黑的背面

2019 年 2 月寄自江蘇

■葉在飛

情人節 2019

今天
我送給你一個願望

你可以在我身上
取走任何一件東西

結果
你取走了我所有的疲累

■陳葆珍

聖誕卡

那些多彩的聖誕卡
在冬日裡
溫暖了多少人的心房
我那張潔白的聖誕卡
在漫長的歲月裡
忽然找到我初中同窗
多少年來
它見證了垂髫的交往
可如今
再不見它隨雪花飄蕩
它是咱健在的通知書
人能生活在等待中是一種福氣
我惟有懷著希望眺望東方

2019 年 3 月 14 日紐約

■于中

風　衣

早就看不慣
季節拂袖
掉頭就走的
冷漠

而在這春寒
料峭的氣勢下
不妨讓我
推衾
送暖

張開雙手
給您一個熱情的
擁抱

2/7/19 寫於休士頓

■楊于軍

你的故居

——致喬治・奧威爾

很難相信那是你住過的地方
應該說是之一
流浪才是你的常態

那些彩色馬賽克
不會出現在你的視線裡
你的文字不需要隱藏或裝飾

你只需要一扇清明的玻璃窗，你是
貧民中的貴族
病弱中的強大
桎梏裡的自由

你短暫的一生
從一個戰場到另一個戰場，思想跨越
邊界彷彿可以
身居在一個城市，從另一個城市醒來
寫第三個城市
卻可以
讓我們讀出第四個

頌　詩

每次經過，都忍不住回顧，每一次
都像是第一次

你的高度讓我長出翅膀，你枝葉相
連，讓我暫時忘記自己的單薄

收藏你的氣息如同你的恩賜，並因此
照拂和我一樣纖細的生命

你應許，便值得永恆仰望
你沉默，也有暗香浮動

自從你的身影漫過大地
我的心就沒有停止過下雨。

2019.3.17

■張耳

集體自盡正陽門

家離開那個最顯眼的至高
低倍數。弱者口渴嘔吐
我們能說什麼？朝陽
醫院急診室農藥的

春天還沒來，下午 3:03 風箏
飄過眼前柳絲，一不小心被丈夫被婆婆
被聽見自由。憲法說城市土地
農田連祖墳都不

屬於個人。以為自殺就自由吧。人魚出水
醬紅還是絳紅看你想
在什麼地方留白。大把大把地

種子法隔離控制，不得銷售，管理也
讓我們謹慎裙裾拖地，妥當
依法救治。惡之所惡肉體需求和
兒媳考研、自留地出租、繼承祖屋
都屬於自絕於集體文明。村長依法你

就成了暴民。警察叔叔魚人
醬紅好吃好喝農藥
一人一份一打人等男女

10/29/18

■徐夢陽

為了呼吸

人總說為了生存而呼吸
又為了賺錢而引來髒空氣
不過，從現在開始用過濾儀器
因為未來賣空氣一定充滿無限商機

2019 年寄自台北

■蔡可風

失落的鴛

你這位孤獨的男仕
究竟從何處飛來
又將飛往何處去
你那形影不離的伴侶
鴦，定然是仍居留在
她那片不離不棄的故土
守候著你的返歸

紐約中央公園的萬千遊人
從驚訝的心中掬出意願
要留下你的倩影　去傳送
作為百般猜測的證據
看，來自地球另一面與我們
本地　日月顛倒了的地方
長期馴養的　彩色鴨子
天賦生就　毛羽縱橫
艷壓群芳的物種
何以捨棄先前獲得的一切
飛向　到這裡來！
是你的獨行獨斷　或是
有誰　相助你的這番作為

紐約中央公園的池湖
竟能令你享受到孤單而陶醉
你的默默無言
居然洩露了你我共同的謎底
我四十多年前的過去和
你的近日　都曾經歷過
以生和死為賭注的　拚搏
去尋找自由的　淒迷
民主啊　自由啊　這追求
令珍禽　異獸　與凡人
的過去　現在　與將來
要捨棄幾多重平生的可貴

2019 年元宵節於紐約

■徐英才

離鄉那條路

是一道纖繩
這頭背在我肩上
那頭　拴著我童年的全部
無論我走到哪兒
它都拽著我
走得越遠
肩頭越重

你我雖各在兩頭
卻從未分開過
我攜著你的積澱
你牽著我的鄉愁
那纖繩上蕩漾的
是生命交響的節奏

腳　步

母親胸前
常捧著一本泛黃的日記
裡面滿記著
我童年的稚氣
扉頁上
還有我出生時雙腳的印記

這雙腳
曾滿屋蹣跚
在校園裡歡跑
還在水田裡耘過草
如今這雙腳
已走到天涯海角
它們踩出的每一步
卻從未離開過母親的懷抱

■耘乙

破曉災星

晝風破曉，一抹異象斜掠
經花旗參田，將本來淡靜的紀錄片
重新糾纏，你看不下去
你看不下去。墮星成災
竟然落體，在一座名叫中國的戲院門前
哪一天你路過
記得繞道，院前續看
一名揮霍假訊息的慣犯，續審
看戲一定要，看到落幕
回望一九七五年四月
在紀錄片，曾經
很多個淳厚的故人，好感慨：
一場遊戲，早已被寵壞

剪紙散落

你可曾為我打聽，水聲可剪
又可貼入一行行詩句裏
流轉一點綠、一點黃、一點藍
我更將顏彩剪疊
晨汐曉雲，一重一層
從花語，暢談絢麗，一繽一紛
甚至，招引緱山的紙鶴，一隻千隻

我沿襲你的意境
好將春江花月夜，為氤氳剪影
春臨也剪
江行也剪
花開也剪
月圓也剪
夜夢，也剪上一次
哪一次，倒記不住
一時大意，剪紙一地，落落花蕊

補話：讀《新大陸》第一百六十九期，在目錄，見題〈Lock Him Up〉。翻至第七頁，則是〈災星〉。從“嚐嚐鐵窗風味”句，這必然，是同詩另題。詩人陳銘華和編者共事的“快意恩仇”，讓我抖擻。因而跳接到《二十四詩品》的悲慨美學：“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又同一期，細閱詩人阡陌的三篇：〈剪紙〉、〈花語〉及〈散落的雲彩〉，清新一氣，呵成文字。感染我，故順風載赴其如夢令，看雲多姿，將語花蕊。一讀，再讀你們的作品，享受！

■施漢威

遙遠的年代

在那遙遠年代
衝霄華廈未誕生
茅舍木屋小橋流水
處處洋溢
最原始純真
農民牛一樣勤敏
日出而作　日暮而息
從不作非分慾求
三餐一宿
夜歸兒女繞膝嬉鬧
水煙管咕嚕咕嚕
吹響知足的幸福樂章
夜宿無須掩扉閉戶
鄰里親切如家人
守望愛護關心
彩電　動畫　手機　電子遊戲
尚醞釀發明家腦裡
捉迷藏　彈珠子
跳房子　漂水花
一樣能製造美好童年的遐想
空氣像剛削皮的成熟果子
河水澄澈如一張透明塑膠
起伏的層層秧浪
處處飄散的菜花清香
蜂蝶蜻蜓遍野飛舞
那個遙遠年代
名家筆下一幅精緻水墨
這幅墨寶已被埋藏歷史深處
只在老人回憶夢境
熠熠生光

■馬莉

金色十四行

一個夢

夜裡，兩條船同時抵達
兩座碼頭，月亮垂直，升自海底
兩個孕婦提著行李，同時上岸
空曠之地，她們遠遠地看見自己
相互走近，艱難地貼近
最後一瞬，穿越了對方
疊合一起，變成了一體
短促的春夜過去了，寒風打開
她的身體，封凍在光陰裡的表情
恐懼、舌頭、嬰兒、姆指，被取走的痛苦
爬出體外，時針停擺在最初的方位
風無骨，月微香，花有病
年輕的鬼魂在溫酒，打聽著人間死訊
多年以後，神牽起她的手，放回子宮

2018 年 2 月 25 日

坐在思維的門檻上

每到夜晚，風依偎著銀鈴，輕輕表白
那些心，就許給了傷感的事物
午夜，一切正常，有月光移動影子
我們坐在思維的門檻上
談論宇宙的邊長與信仰
門縫裡走出一個公子，寬衣而立
教侍寢婢女習武，石器們驚艷著
植物們不再紛紛假寐，用呼吸思索
億萬年以後，太陽曬乾生病的土壤
我經常做夢，並橫跨夢境與你私會
巫師半遮臉龐，坐在還魂樹下吟詩
死人一個個坐起，講述時代的真相
其中一個撿起一堆困倦的哈欠
女妖醒來，她的汗珠濕潤著乾燥的空氣

2017 年 9 月 28 日

■楊玲

莊園晨早

鳥鳴
雞啼
莊園醒來

我想睡了
還是醒來

小詩作伴

今夜
天空沒有月亮

我把小詩
掛在窗口
和星星作伴

歲月的賬本

皺紋越深
思念的老懷本越厚

眸子暗淡
都是淚水惹的禍

是誰的賬本
落在我這裡

■濮濮

流　星

在暗夜的慫恿下

我決定
為你
出軌

榴　槤

為你，我偽裝成刺蝟
一顆滿載芳香，柔軟的心
只等待懂我的你，無悔

來吧！打開我的心扉
在熱情國度美麗的季節

暗　香

開水
沖進茶杯
你的名字漸漸溫暖

細細想你親你品你
用各種方式，把你
藏到我的骨子裡

■思鄉

骨頭裡的風

心痛，緊緊地抱住墓碑
深入
骨頭裡的風，一直在顫抖
野草，風中搖曳著閱讀你
以及你的時間

這些年
你經歷過開花，拔節
災難和病痛，甚至是死亡
有情無情的歲月
被一連串的詞語
串聯成村莊，泥土，莊稼
旅人，方向，命運
直到歲月的深處

■馮晏

雪花飄了一夜

白色讓冬季從右側臉頰的冰涼開始蘇醒，
一條縫合裂痕的拉鏈
——足跡迎向光，
我舔過冰雪中的玻璃、護欄和鐵板，
白霜撕裂過舌尖。
一剎那，折斷。
岩壁和枯枝被埋進低垂的水的固態。
總是有擊退靜謐的上萬種守候，
被指尖彈起。
逃出冥想無人區，鏡中有新月落下。
我的缺席總是讓冬季更接近於自我，
並發現愛著。
失眠，存在感所針對的消融，從未停止，
雪花飄了一夜。
老科恩幽深而蒼涼的《藍雨衣》飄了一夜。

另一種恐懼

無窗，黑雲，磁場和隧道。
我恐懼裂縫隱藏的金屬，
沉默的深處。
恐懼山洞。翅膀俯衝和背地裡加速度。
我恐懼季節尾聲的蒼涼和蹄印，
恐懼巨響，噴射，
流沙與夕陽中迷失的方向和腳趾。
我恐懼密集，滿溢，
在都市博弈荒野的交鋒處，
那一叢粉碎存在和自我的野菊花……。
我恐懼高光和旋轉，
萬物空無。我在光中視而不見的石頭，
以及麥浪、湖泊和經幡啊，
我恐懼電閃雷鳴，斜坡上的族群，
衰落和中斷、人間蒸發，
或一剎那降臨，
在靈魂突破生存囚禁之前的每一天，
我是誰。

2018年哈爾濱

■蘇鳳

牆的領域

給我一面寬牆，別讓
其他作品侵蝕了我的幻想
空白是創作的基石
牆為一列延綿的火車
承載起時光的快艇
掛滿了馳過的站牌
牆開始了一系列的對話
不斷展開歷史的陳列館
記錄我與梨花的簡史

歲月的諾言

好多年葉子轉紅的承諾
你來看我因著近乎消褪的
嫣紅，曾幾何時我們低聲
笑語，陽明山中落花款款
蛇窯的茶杯依舊溫潤如昔
台東幽靜民宿織在我
拎帶的麻布小提袋。
曾幾何時宜蘭溫泉讓人
忘卻山外歲月的纏擾。
你來看我方知繁花如夢
近在眼前之良辰美景——
山中一日世上已過幾載
此時此刻再度許諾一同
回去尋覓隱在深山之禪淨
滿山遍野幽徑上的白花油桐
（再次異地重逢台灣好友有感）

失措之圓滿

大大小小點點紅楓
夢之牆
多少片，十年破碎了的陶當
一個意外的圓滿
凌亂與無序，有心無心
一零零一藝苑
涉獵十年的火候
建造起鐵的塔尖
托起雲端的十字架
寓意盡在聖靈之內
似遠而近，可見不可見
（遊1001陶瓷苑有感）

■依雯

驚喜剎那間

踏出美國大使館剎那間
手中緊握住簽證
外邊的喧嘩聲
混亂思潮
半刻猶豫
心　還在糾結
門外的人群
每張臉　每張嘴
他一言　你一語
怎麼樣？
通過嗎？
拒絕了？
演繹出一幅抽象圖案
如何？
結果？
呆滯一陣子
不知所措
終於
微笑點頭
半年期限的簽證
欣喜若狂
得償所願
感恩
感恩

2019年寄自越南

■盧邁

流　浪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莊子

高　原

1. 我很早就在珠穆朗瑪之頂，聽印度洋的歌，把太陽賜我的七彩，浪擲給人環。

2. 仰望蒼穹，邊緣安在，地球，只是太空一粟。不相識的星星漠然遠隔，唯有忠實的月亮永遠廝守著地球。

3. 俯瞰腳下的那一片高原，萬千年，你，喜瑪拉雅，踮起腳尖環視世界——東南是茫茫滄海，西北是漫漫沙原，這兒，造物主又設下了不可逾越的岳嶂。

4. 於是，包圍封閉，自成一統。

5. 遙遠的歲月，枯篙，黃沙，煙眠了駱駝踏出的絲綢之路，殘陽下，嘉峪的古牆，是斷而無力的生銹的鏈。

6. 寧愿在跋涉中焦渴而死，也不愿被雪崩活活埋葬。

7. 岡底斯——雅魯藏布之源，燃起了星星微火。黑洞中，流出了朝聖的隊伍，從黑夜出發，迎接黎明。

8. 撕裂帶毛帶血的牦牛皮，與條條彩色的紙帶纏上樹幹，向壘起的石頭膜拜。

9． 荒原上，有執迷的壯士匍匐，在凜然的法號中戰慄。殷紅的血，從磕破的頭皮向心回流。

10. 生命，沒有原始，沒有現代，只有神秘與嚴峻。

黃河流域

11. 萬千年，黃河，你淤，你決，你遷徙，改道，左奔右突，曲曲折折，尋求你的出路。

12. 喝下了這一碗水，半碗泥，裡裡外外都黃透了。

13. 原始森林中，走出的籃田人，是永無定址的流浪漢。篝火不滅，狼嚎聲中，用石斧肢解野馬，共亨樹蕊和漿果，平等又和睦。

14. 仰韶，早已人去洞空，半穴式的木房，遺下獸骨的灰燼。短短的生命，已在半會飢餓中了結。

15. 於是，你們一起合葬，一起到另一個世界去，仰韶的男人，帶著渦紋的陶罐而去，盛滿了芥菜的種子。女人帶著骨珠，獸牙，指環而去，只剩下了符號與圖案。

16. 人啊，因不足而合作，因過剩而爭鬥。

17. 殷墟，紂，從酒池肉林而出，在周兵的吶喊聲中，自焚而死。被刺面，割鼻，斷足的奴隸，還來不及歡呼，遂被殉埋，被泥土和歲月封存起。

18. 一簞食，一壺飲，踏如歌的行板，北去，去赴東方亙古的帝都。

19.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20. 沿途的古墓知多少？金縷玉衣經緯縱橫，縛住了多少英雄？

21. 荒原的黑夜，只見一排綠眼——我已被狼群圍困，人獸對峙，生死對峙，中間，只隔一堆殘火。火苗奄奄一息之際，白光升起，於是狼遂逃遁。

22. 西風起了，瀟瀟地，逼盡燕子南飛去。

古　都

23. 那古都，拱形的城门，負擔越重越堅實，時間

越久越牢固。

24. 高宏的階梯，聳峙的紅牆，森嚴的宮殿，慘白的殘柱，紫與黃在空氣中凝固。把耳貼在迴音壁上，還聽到“嗟嗟”的應聲回響。

25. 龍捲風來來了，把一切捲起，再沉重摔下，世界，散落而破碎。

26. 背後，是生活的懸崖，前面是命運的頑敵，然而，手中執著的，只是殘鈍的古劍。

27. 躑躅，徘徊。夜空忽有流星閃掠，令我看到海和彼岸。

沙　漠

28. 彼岸，是莽莽黃沙，荒漠，在擴張。

29. 撒哈拉之底，縱有地下河在奔流，然而黃沙上哪有水之點滴？

30. 水，在炙熱的沙海裡消失。

31. 焦喝者，被蜃樓誘惑，瘋狂追逐那無水之湖。

32. 然而，只有無葉之樹，無翼之鳥，只有龍捲風，只有蘑菇雲，與那刻刻變形的沙線。

33. 有人，置毒於炎渴者唯一的小涓。

34. 人面獅身的謎語猜不透。

35．胸膛，被金的，銀的，毒的矢箭洞穿，
衣襟上，再沒有縫隙懸掛勝利的勛章。

還　原

36. 懲罰的雷電，在頭上霹靂，魂，化一道螺旋之光，不知要進入宇宙的哪一條永恒之軌？

37. 躺在黃沙之軀，已失去了色影，失去了重量。迸發成碳，成水，成元素，成輕塵，隨自由之風，在沙漠，在大海，在原野飛揚。

■圖雅

夜

月亮是最大的無影燈
在這沒有月光的深夜
我徒有手術刀

脫　鞋

在泰國國王柚木行宮和玉佛寺
在馬來西亞水上清真寺
在老撾琅勃拉邦大皇宮
在韓國景福宮飯店
在甘南誦經大殿
都要脫鞋
脫下鞋的腳
有那麼幾秒像外星人
來到地球
不知往哪兒走
而離開腳的鞋
互相醜陋地擠在一起
有幾只密謀逃掉

六月雨

他一說牙痛
我就想到我養過的蠶
它們抬起頭啃桑葉

聲音像下雨
它們身子越來越壯
像一節手鐲

白色黃色粉色綠色藍色的繭
瑩瑩發光
他的牙也發過這種光

2019 年寄自天津

■水央

秋　葉

（一）

這些黃的橙的或紅的葉子
飛離枝頭的那一瞬
是悲痛的
還是歡樂的
我們不得而知
它們回歸大地
以另一種姿態
輪回

（二）

總美到極致的時候
就會凋零
凋零
是一生一年
第一次的舞蹈
也是最後一次
靜靜飄落
或聲勢浩大的旋轉飛舞
瘋狂追逐
無需彩排
獨有的表演
在天地的大舞台
抱旋著風
輝煌美艷中

拉下落幕

2018 年寄自羅德島

■饒蕃

四　月

天的藍，風的爽
銜來一樹一樹的花香
梨的白，櫻的艷
哺育一山一山的夢想

四月，飄逸的陽光
多麼溫暖，多麼慈祥
不熾烈，也不冰冷
是父親的目光

姥　姥

每一次回頭
都佇立著你的顧盼
前方揚起彩色的召喚

每一個漢字
都模仿著你的音韻
聲聲拔節，響在我的心田

每一顆星斗
都重述著你的故事
夜空頓時彩蝶閃爍，銀河翩躚

每一個坎坷
都驚嘆著你的靈巧
多少遺憾的淚花綻開笑顏

姥姥，你看
四月的小路，多麼幸福
你的微笑正擁抱著我的童年

■岸賢

生　日

你又年長一歲了
我以為是二十多年前的時候
並說愛不需要保鮮期
卻嗅到了光陰的酸餿味
原來
時間
過去
該變味的都會變味

望夫石

望夫石
到今天
仍在眺望著
夫君離去的方向
她不知道
今天
港女
已不再盼望誰誰
喜歡的
愛的
還要鮮花是自己中意的
他要去就遠去吧
他去的原因
與她何干
回來
請問問她應允與否
她不知道
今天
分手的已比成親的
更多
她不知道
她的家
抱著的是貓狗或其他
不是兒女
她不知道
她已成石頭的景點
是今天她們看不慣的故事

■童童

另一面

朝霞投射到梧桐樹上
路段的另一面
這小的朝霞令天空前所未有的
感恩你存在令我固執
去畫去寫
詩的經文、手鐲與流蘇不適之美
而時間流逝——
朝陽從地平線緩緩升起
我多麼懷念我們曾經擁有的自己
光影與迷霧
靈魂潮濕的紀念。

蘭　花

我時常為舊時的建築痛苦
那樣一片海
追逐著我前行
那樣的境遇得回到古希臘
聲譽與渴望
火漸漸熄滅於人海
——
毀於一旦，人抑制的水鄉、古鎮，
流蘇之美
而現在居住的小鎮幽暗而孤獨
沒有人真正認識我們
與我們曾有過的
守諾言的人在鄉村漫步……
在風鈴輕響深夜。

2019年寄自羅德島

德詩中譯

◎岩子

■萊納·瑪麗亞·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有如此妙美的白夜
Es gibt so wunderweiße Nächte

有如此妙美的白夜，
那裡的一切都是銀的。
星斗萬般溫柔地閃著，
宛似帶引著虔誠的牧人
去朝見新生的嬰兒耶穌。

細密的鑽石粉漫世界
飄拂，阡陌起伏，
灑滿心田，正是好夢時，
不存在教堂的信仰升起，
無聲地編織著編織著奇跡。

譯者說詩：

這首美麗的小詩誕生於 1896 年 10 月裡的慕尼黑。在該年的春天，轉學到慕尼黑美學和藝術史系的裡爾克邂逅了剛剛與尼采分手不久的莎樂美，兩人旋即墜入了愛河。僅僅一個月之後，這對情侶便在地處上巴伐利亞斯塔恩貝格湖畔的一個名叫沃爾夫拉斯豪森的小鎮上同居了。在這個已知小背景的基礎上，我們再回頭來看裡爾克筆下的冬夜——光芒、曼妙、溫暖，不見絲毫黑暗與寒冷的影子：星星萬般溫柔地閃著，雪花鑽石般晶瑩剔透，漫山遍野除了銀子還是銀子，人們的內心世界也充斥著光明——不存在教堂的，非傳統意義或形式的信仰一面升起，一面編織著奇跡，那必許是愛與希望的奇跡無疑了。

關於詩人：

萊納·瑪麗亞·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奧地利德語詩人，20 世紀最重要的詩人之一，生於布拉格，卒於瑞士，一生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1890 年代前期開始詩創作並出版詩集，詩作具有感傷的抒情風格。進入 20 世紀後受羅丹等人影響，逐漸形成新的藝術見解，詩也開始轉向對客觀經驗的冷峻抒寫。晚年更多通過詩表達對世界與生命的存在之思。主要作品有《圖像集》《時辰祈禱書》《新詩集》《杜伊諾哀歌》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等。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⑨

◎張耳 譯

我的色情替身

他說他今天不想工作。
正好。這兒，在屋後的
陰涼裡，避開街上的噪音，
可以把各種舊的感情重捋一遍，
扔掉一些，保留另一些。

唇舌之爭
在我們之間變得很緊張，當沒有
那麼多感情讓事情變得複雜。
要重新辯論一次？不要了，但你
總在最後一刻
找到那些話很優雅，把我救出來
在夜救我之前。我們浮在
我們的夢之上，就像浮在一艘冰
製的駁船上，
船身被各種問題擊穿，星光自縫
隙閃爍
這讓我們一直醒著，在夢出現的
時候
想著這些夢。真是些奇夢呢。你
說的。

我說過，但我可以隱藏。但我決
定不。
謝謝。你是個令人很愉快的人。
謝謝。你也是。

幾許朦朧幾許溫存

◎古遠清

——讀熊育群《我的一生在我之外》

在當代詩人中，“詩文雙絕”的作家像沙漠裡的清泉雖然很難找，但廣東作家熊育群正在往這方面努力。君不見，他左手寫詩，右手寫散文，其中散文還得了魯迅文學獎。他從寫詩起步，詩作沒有像散文那樣多產，也未得過大獎，但決不等於說他的詩作就比散文遜色。要達到詩文俱美的境界，至少應具有這兩種文體的起碼素養和駕馭能力，懂得“詩是空靈的，散文是寫實的”這一最原始的區分。關於這一點，余光中曾說過：“詩像是情人，可以專門談情。散文像是妻子，當然也可以談情說愛，但是家務事太重太雜了，實在難以分身，而相距也太近了，畢竟不夠刺激。”不能由此認爲熊育群的散文所擔負的只是“妻子”的義務，詩所扮演的只是“情人”的角色；或者說讀熊育群的散文有如喝水，讀他的詩猶如飲酒。熊育群的散文，有濃烈的詩的成分，而他的詩呢，詩中有文，文中有詩，是詩與文奇妙的結合。如〈雙城〉開頭一段：

兩城相距
相依為命的人
相互傾聽　或者靠近或者走遠
午夜裡的送別
像颱風一般颳在心裡
幾乎無力抵抗　摧毀一切
孤獨是夜幕放大的猛獸
疼痛投擲出重重的鐵器
在一個人躺下的時候
鏗然作聲
……

前面二行有點像散文，但並不是散文；如是散文，必須寫成“相依爲命的人兩城相距”。作者用倒裝句，詩的韻味就出來了。“午夜裡的送別／像颱風一般颳在心裡”，這裡把人生戲劇化。後面

寫“在一個人躺下的時候”，平鋪直敘，是散文手法。但將孤獨比喻成“夜幕放大的猛獸”，這就是詩，屬熊育群的獨創了。第二段寫兩地分居者不停地在“呼嘯無聲”的高鐵來回奔波，這裡用的是矛盾句法。“呼嘯”應該是有聲，但說它無聲，是因爲它不會說送別的話。後面寫主宰命運的不是人而是“巨型而奢華的車站”，這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至於有著什麼樣的“傷痛”，相依爲命者是情人還是親人，作者均秘而不宣。結尾“卻像兩個彼此遺棄的孤兒”，這“兩個”爲什麼像“孤兒”，作者也未像散文那樣有詳盡的交待。有道是藝術最大的奧秘是隱藏，難怪熊育群作品詩句結束之時，正是讀者聯想開始之日。

一位建築工程系畢業的作家，其詩作卻不追求“建築的美”，但有音樂的美。雖然不是句句押韻，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不少篇章節奏鮮明，讀來琅琅上口，如〈你的溫柔從此不再〉結尾：

颱風夜
海在耳畔
魚在天空
像一條舌頭
你的溫柔從此不再

此詩不僅可供“眼看”，也可供“耳聽”。“海在耳畔”說明颱風的節奏不斷，在天空中反復回響。至於魚本來在地下，作者卻說在天空，這裡說的是醉話，也可說是夢話乃至瘋話。有道是神經正常的人寫散文，神經不正常的人寫詩。“不正常”是因爲作者在這裡用了超現實性主義手法，增添了童趣，這比現實顯得更美，更精彩。接著作者把魚比喻爲“舌頭”，這和前面的“颱風”對比，一柔一剛，一弱一強，相得益彰，使詩的張力擴散開來，讀之感到聲情俱茂。

熊育群的作品屬“新移民文學”。他先是從湖南去上海，再從上海到廣東，一住就是幾十年，成了地道的新廣東人，其作品也成了“文學粵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充分體現在該書第五章《南方木棉》中。他詠鳳凰樹，過伶仃洋；詠南方木棉，過清遠北江，他發誓要把南中國的海岸走遍，爲做一個新嶺南人自豪。我尤其愛讀〈一棵鳳凰樹〉這一段：

……
生長　卻沒有足跡
你的氣息像深夜裡的大地
幾許朦朧　幾許溫存
我與你的目光一起迷失

熊育群的詩，誠然不是一讀就懂的詩，“幾許朦朧”是他的特色；“幾許溫存”是他給讀者的能量。有時讀者也會和作者一樣迷失在詩行中，但他那“潛伏的文字”，分明給你啓示，越咀嚼越有滋味。《我的一生在我之外》所暗藏的命運玄機，所掠過的倩影，所展現的真實的白日夢，是作者精神和情感的影像，是生命的感受和領悟，是生存的一種體現，是心靈悸動的一次次檢拾，同時也刻畫出他一些“不可告人”的軌跡。

作爲落地生根的廣東新移民作家，熊育群的作品不限於寫南粵大地。他寫西部陣風，放眼全國；他敲響“歐洲的鐘聲”，面向世界。他不守舊，更不畫地爲牢，勇於接受新的挑戰。任何地方的風景風物，都容納在他的筆下。“我的一生在我之外”，這“外”，顯出他的寬廣胸懷，使他獲得了成就感，也使廣大讀者獲得了滿足感。

熊育群能現代，能古典。他作品的詩味，在抒情短章之外，又在賦體之內。《我的一生在我之外》第九章寫的〈好心賦〉〈珠璣賦〉〈巴陵賦〉，還有〈紅軍長征過粵北賦〉，所呈現的不是發霉的韻味，而是有著鮮活的時代精神。人們驚嘆熊育群古典文學修養深厚的同時，也折服於他對早就“僵死”的賦體所作的革命性改造。這組賦啓示我們：我們要繼承傳統，不能將傳統放一把火燒光。不能與傳統一刀兩斷，並不意味著“踏著平平仄仄的步法，手持哭喪棒，身穿黃麻衣，浩浩蕩蕩排著傳統的出殯行列，去阻止鐵路局在他們的祖墳上鋪設軌道”（余光中）的保守僵化。熊育群是傳統的繼承者，也是革新者，同時是賦體的叛逆者。他寫的新詩本是反傳統的，但從不準備與傳統脫節。他的新詩吸收了西洋詩的營養，但其成果仍是中國人寫的新詩。

熊育群繼承賦的古典傳統而發揚光大之，他所建立的新的活的傳統。這裡講的“新的活的傳統”，是指寫得爽朗而通暢和每首不同的開放流利的章法，以及錯落有致的句式，較爲自由的押韻，這一切均是爲了刷新知識，啓人智慧，形塑成面向世界的寬廣視野而又洞察幽微的新賦學。作者是那樣講究聲韻之美，借助長短錯落的句式，靈活多變的韻腳及排比、對偶的傳統修辭方式，形成一種自由而又嚴謹、流動而又凝滯的文體，這正是熊育群賦體的藝術魅力所在。

總之，無論是熊育群的自由詩，還是傳統的賦，表現得是那樣從容淡定。它既包括著傳承，更體現了新時代的轉換亮色。作者禮讚偉大的新時代，但不是標語口號；他致敬古典文學經典，又企圖超越經典，讓自己的創作在傳統之內，又在傳統之外。他就這樣永遠探求著新詩民族化、現代化的可能性。《我的一生在我之外》，正是他這方面成果的漂亮展示。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仝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

——試談非馬詩藝術追求與思想內涵

◎何與懷

非常有幸，由於參加一些國際文學會議，很多年前就結識了非馬先生這位享譽世界華語文壇的“業餘”詩人。私底下，我們不時電郵往來，通常是他傳來詩作讓我欣賞，我則傳去文章向他請教。記得相處最密集的是 2008 年 3 月那次。他與夫人應邀一起到悉尼訪問，立時掀起一陣旋風。應文友們要求，我在《澳華新文苑》刊發了一期“非馬專輯”，並與澳洲酒井園詩社以及“彩虹鸚”網站一起舉辦了幾場座談會、聚餐會，以歡迎他們的光臨。其情其景正如悉尼詩詞協會會長喬尙明以金·劉著〈月夜泛舟〉、清·姚鼐〈金陵曉發〉、宋·王沂孫〈高揚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諸友韻〉，以及唐·高適〈別董大〉各詩集句所描畫：

浮世渾如出岫雲，風煙漠漠棹還聞。
如今處處生芳草，天下無人不識君。

多年結交證實，這位“天下無人不識”稱爲“非馬”的詩人，的確，此馬非凡馬。這是一匹長途奔馳而壯心不已的駿馬。早在 1978 年，他在〈馬年〉一詩曾經這樣寫道：

任塵沙滾滾
強勁的
馬蹄
永遠邁在
前頭

一個馬年
總要扎扎實實
踹它
三百六十五個
篤篤

這是自信，也是自許，更是自勵。風入四蹄輕，現在又過了幾十年，來自太平洋彼岸的篤篤馬蹄聲，總是不絕於耳，總是在我們心房迴響。

一、反逆思考：非馬詩作的重要特色

最初看到“非馬”的名字——好像是三十多年前了，總之是認識非馬本人之前許多年，首先進入我腦海裡的自然是“白馬非馬”這個典故，是戰國末年名辯學派的著名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公孫龍和他的著名哲學論文〈白馬論〉。我自然想到“白馬非馬”那個眾多哲學家特別是先秦哲學家探討和爭論不休的問題。

繼而我又知道非馬這位詩人是一位高尖端核工博士。他在台北工專畢業後，於 1961 年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馬開大學機械碩士與威斯康辛大學核能工程博士學位，畢業後在美國能源部屬下的阿岡國家研究所從事能源研究工作多年。

因此，我一直最感興趣的是：曾經嚴謹而又長期科學工程訓練的這位詩人與眾不同之處何在？

的確，正如許多論者所言，對於許多詩人與詩論家來說是尖銳對立的詩與科學，在非馬那裡卻得到了和諧與統一；文字簡潔，旋律短促，是非馬詩句的特徵，十足表現科學家的乾淨利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以對科學無窮的探求的姿態寫詩。他的詩既發揚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又結合現代文學的先進的表現手法和批判精神，用凝煉濃縮的語言營造驚奇的意象，表達具有多重內涵和象徵的內容；他不但對社會人生熱切關懷而且以冷靜的哲理思考見長；而且兩者相得益彰；人們特別用一個常常形容科學家思考方式的詞來評論他的一些詩作：“反逆思考”。

試看非馬寫於 1976 年的〈共傘〉這首詩一個片斷：

共用一把傘
才發覺彼此的差距

但這樣我俯身吻妳
因妳努力踮起腳尖
而倍感欣喜

短短五行，三十四個字，卻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塑造了一個饒有趣味而耐人尋味的意境。這種藝術魅力除了取材立意外應歸功於“先抑後揚”的突轉結構法。戀人無意中發現“差距”，有些掃興；但當讀者正要順此思路往下走時，突然出了戲劇性的變化。由於“差距”，一人低頭俯就，另一人踮腳趨迎，愛情經過“差距”的驗煉而愈顯純真，自然使人得到一種特殊的審美愉悅而“倍感欣喜”。這就是非馬的“反逆思考”，先將讀者的思路引向與主旨相反的方向，然後突然扭轉到詩人力圖表達的正確的方向上來，因而獲取新奇獨特、深刻有力的效果。

這種手段在〈鳥籠〉一詩中用得最爲精彩：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誰讀了此詩都會極其驚奇和感嘆。採用籠中鳥以喻失去自由是一個相當古老而平常的意象，但在非馬看來，把鳥籠打開，讓鳥飛走，這不僅是把自由還給鳥，更是把自由還給鳥籠。詩人怎麼想到強調後者，而且這麼強烈？！這真是畫龍點睛的驚人的神來之筆！這樣寓意不凡的“反逆思考”，真讓人叫絕。

這就開拓了審美與思考的另一空間。這是一種雙向的冷靜的審視。在一般人的眼裡，“鳥籠”是自由的、主動的、掌握別人命運的。但現在非馬告訴我們，這種想法是淺薄的。事物是相輔相成、相互鏈接又互相制約的動態系統，而不是絕對單一固定、不與他者發生任何關係的存在物。鳥被關在鳥籠，鳥固然失去了自由，鳥籠也失去了自在的自由，不自由是雙方的。許多論者都指出，以此哲理來審視人生現象，便會因詩人新奇的想像的觸發而引起多重的聯想。

可以把“鳥籠”和“鳥”的形象看作哲學上的代號，象徵兩個互爲依存互爲對立的事物，並盡可以見仁見智，將它們解讀爲諸如靈與肉、理智與感情、個體與群體、自由與奴役、社會與個人、人的社會一歷史性與人的自足的本性、人類社會與自然宇宙……等等相反相成的概念。的確，順著這個思路，人們其實可以恍然大悟：當社會中的某一層次、某一部門、某一領域的人自覺或非自覺地擔負起監視、限制、管教另一層次、另一領域內的人時，實際上他們也走上了自身的異化，他們同時也失去了本身應得的自由。特別是，在政治領域，非常清楚，禁錮的施加者在鉗制他人的過程中，其實自己也往往陷入無形的囚籠；唯有鬆解禁錮，還他人自由，禁錮者也才能走出自囚的牢籠。沒有自由便沒有和諧——這是起碼的真理。

非馬詩意象簡練，卻又內涵深廣豐富，決定了人們對其詮釋和演繹的多元化，〈鳥籠〉一詩是一個最好的標本。這首傑作寫於 1973 年 3 月 17 日，在台灣《笠》詩刊第 55 期（同年 6 月 15 日出版）發表後，在台灣引起轟動，後來還入選台灣東吳大學中文系編注的《國文選》。此詩一直是海內外論者品評非馬作品的一個重點，被看成是“反逆思考”或“多向思考”的經典性作品。

許多年之後，非馬又寫了兩首相關的詩。前者是寫於 1989 年 4 月 27 日的〈再看鳥籠〉，同年 7 月 1 日發表於《自立晚報》副刊。他這樣再看鳥籠：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天
空

另一首是〈鳥・鳥籠・天空〉，寫於 1995 年 2 月 2 日（同年 10 月發表於《新大陸》詩刊第 30 期； 10 月 21 日發表於中央副刊）。詩這樣寫道：

打開鳥籠的
門
讓鳥自由飛
出
又飛
入

鳥籠
從此成了
天
空

關於〈鳥・鳥籠・天空〉，非馬告訴我，這首詩是爲一位在美國南部一個小鎮上經營雜貨店的詩友寫的。他爲日夜被困在店裡而煩躁痛苦不堪，我勸他調整心態，打開心門，把它當成觀察社會人生的小窗口，同時偷空寫寫東西。後來他大概還是受不了，乾脆把店賣掉搬離小鎮，到休士頓去過寓公生活。在〈再看鳥籠〉附記中，詩人讓人很出乎意外地寫道：多年前曾寫過一首題爲〈鳥籠〉的詩。當時頗覺新穎。今天看起來，仍不免有它的局限。因爲把鳥關進鳥籠，涉及的絕不僅僅是鳥與鳥籠本身而已。非馬何以將業已還給了鳥籠的自由收回，改而還給天空？正如居住舊金山的美國華裔詩人劉荒田認爲，非馬是把鳥籠放到廣大的背景——天空去了，天空的自由，是靠鳥的自在飛翔來體現的。因此，鳥籠剝奪了鳥的自由，歸根到底是剝奪了天空的自由。

非馬原名馬爲義，取筆名“非馬”，開玩笑是說自己是人不是馬，也免不了讓人聯想到“白馬非馬”這一個典故，但最主要的是含有跟他詩觀相關的更深層的意義。他希望“在詩裡表現那種看起來明明是馬，卻是非馬的東西。一種反慣性的思維，一種不流俗的新詩意與新境界的追求與拓展”。他對自己詩寫的追求就是：“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

所謂“比現代更現代”，我覺得主要是他營造意象的手法非常現代，非常新穎獨特。人們發現，非馬詩中的意象大都單一，純淨，他絕不作繁冗的堆疊，他執意讓意象壓縮，跳接，讓意象產生非確定性與多層意義，使他的詩獲得外部形貌簡約而內部意蘊豐富的詩美。順便說，正因如此，他的詩譯成外文時，可以和中文原詩一樣完美，既沒有雜質糅入，也不會讓原味消失。還有，他有意識地反逆人們平常的觀物習慣思維習慣，這是他求新的獨特方式。他要從平凡的事物中找出不平凡，從而製造驚奇。創新雖爲藝術的普遍法則，但通向“新”的道路卻因人而異，從這裡往往顯示出作者的獨特風貌，其高低雅俗，深刻或平庸，一比便了然於心。劉荒田說，他在解讀上述這三首詩時，不禁想起了禪的三個境界，即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的確，就這三首詩來看，通過詩人營造的意象，詩的意境，詩的境界，層層遞進，每層都有獨特的風光，實在是迭生驚奇，令人把玩不止。許多人都說了，非馬的詩作品都充滿著強烈的生命感及雋永的哲思，簡潔純樸的形式，負載著多重涵意及可能性，常予人以意料不到的衝擊。

二、民族悲劇深深滲透的詩心

非馬的價值，在藝術手法技巧之上的，是其“比寫實更寫實”所表達的深刻的思想性。就讓我們從他寫於 1981 年的〈羅湖車站〉（返鄉組曲之八）說起。當年，他經過中國廣東省深圳和香港邊界的羅湖車站，寫下這首兼具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詩篇：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她老人家在澄海城
十個鐘頭前我同她含淚道別
但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
像極了我的母親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
他老人家在台北市
這兩天我要去探望他

但這拄著拐杖的老先生
像極了我的父親

他們在月台上相遇
彼此看了一眼
果然並不相識

離別了三十多年
我的母親手挽包袱
在月台上遇到
拄著拐杖的我的父親
彼此看了一眼
可憐竟相見不相識

非馬 1936 年生於台灣台中市，不久隨家人返回祖籍廣東潮陽，1948 年再到台灣，1961 年到美國，迄今一直住在芝加哥。而他的雙親，至寫此詩時已經離散三十多年、一個住在台灣台北市區、一個住在廣東澄海縣城。顯然，他的家庭，又是時代悲劇民族悲劇的一個縮影——正如〈羅湖車站〉所揭示的深層含義。

非馬在羅湖車站看見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像極了他的母親父親。這也許不過是他潛意識的幻覺。因爲他多麼希望他們是他的父親母親，多麼希望他們能在同一個月台上相遇。但是，他立刻想到，他父母親即使真的相遇，彼此也只會視同陌路，失之交臂。全詩語言通俗淺顯，但意境卻非常深沉凝重；白描淡寫的詩藝相當傳統；亦幻亦真甚至荒誕的意象卻很現代。雖是寫一家平民百姓三十多年的離愁別恨，但是，誰又能認爲詩人僅僅是表現自我一家的命運呢？詩人此時此刻所感受到的希望和失望、無奈和悲哀，顯然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而是代表了由於國家分裂而骨肉長期離散的千萬個家庭。這一幕以邊界的羅湖車站大舞台演出的悲劇，飽含著詩人真摯深沉的人道主義精神。

〈羅湖車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台灣文壇興起的“探親文學”熱的先聲之作，堪稱爲“探親文學”的序詩。而在寫作〈羅湖車站〉之前，於 1977 年，也就是非馬在剛剛跨過四十個如夢春秋之後，詩人更寫出曾被許多浪跡天涯的華夏遊子奉爲抒吐鄉愁的經典之作的〈醉漢〉：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條
曲折
迴蕩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此詩把醉態十足的寫實與鄉愁無限的寫意巧妙地結合起來。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這個借酒澆愁的遊子，離家門近時卻寸步難進。“短短”的巷子，竟然有“萬里”愁腸的心酸。“巷子”與“愁腸”的比照，把走近門口將要與親人相見的一段歷程強化了。詩末尾的一字一句，更暗示了步履的艱難，以及路程的遙遠和時間的流逝。這種近鄉情怯的醉態，極爲令人黯然神傷。

非馬特能致力於刻求表象以外的意境。因此，一條巷子竟是萬里愁腸，一腳竟然十年，這是超現實的非寫實，但又比寫實還寫實。人們不禁對這首詩作多重意義的理解。所謂“醉漢”，可以是真正醉酒後酒入愁腸而懷鄉，也可以是表現因思鄉情切以致迷離恍惚，如醉如痴；其醉態可以是實寫走近家門的一種心情的比喻，也可以是表現醉漢般恍惚迷離的幻覺。許多人更是把〈醉漢〉看成一首尋根詩，詩中的“母親”象徵詩人魂一夕而九逝的祖國。這樣，“醉漢”還不僅僅是一般的流落異鄉的遊子，這還只不過是事物的表象，而這表象的內涵是——抒發和反思民族分裂的鄉愁。人們閱讀此詩時，會情不自禁地聯想起當時已經冰封了幾十年的台灣海峽。這“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的漫長艱難的步伐，正是動蕩年代的象徵性意象，蘊含著咫尺天涯的悲劇意識。而“我正努力向您走來”，是對母親的傾訴，也是對祖國的傾訴，傾訴抑制悲情扣開鄉關的努力，傾訴擺脫內心困境和外界現實阻擾的曲折的努力，傾訴時代的悲劇，人生的悲劇……

非馬一次回答提問的時候，說出一段意味深沉的話（〈答問〉，劉強著《非馬詩創造》，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年 5 月）：

> 寫詩是為了尋根，生活的根，感情的根，家庭和民族的根，宇宙的根，生命的根。寫成〈醉漢〉後，彷彿有一條粗壯卻溫柔的根，遠遠地向我伸了過來。握著它，我舒暢地哭了。

〈醉漢〉這首僅僅只有四十個字的小詩，正是詩人灑下的一枕懷鄉夢國的清淚，這首經典式作品的每一個字，都具有金石般的分量。甚至可以說，它的意境和象徵，堪比一部史詩，一部長篇巨著。它把具體的現實性與嚴酷的歷史感深刻地統一起來，那種酸甜苦辣的心頭滋味，那種迴腸蕩氣，直達心靈，震撼心靈。

非馬寫作〈羅湖車站〉時，羅湖車站幾乎是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與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接觸的僅有的交匯點，而事實上那時海峽兩岸的親人還得不到從這裡進出的“來去自由”。至於寫〈醉漢〉時，中國大陸“四人幫”剛剛倒台，開放改革的國策更是連影都沒有。今天，三四十年過去，中國大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憐竟相見不相識”的現象可能沒有了——該相見的大都早就相見了，或者來不及相見早就去世了。但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遠未結束。“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迴蕩的／萬里愁腸”這種悲劇還在繼續。大陸背景的澳華作家楊恆均曾在北京當時的《天益網》上發表了一篇他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在台灣台中市親身實地考察後寫就的隨筆，標題是〈台灣海峽爲什麼越來越寬？〉這篇引起網民熱烈討論的文章對台海兩岸至今還是——從深層意識來說或者更是——極其隔膜的嚴重狀況感慨萬千。因此，即使今天，相信每一位吟哦非馬〈醉漢〉和〈羅湖車站〉等詩作的人，還會禁不住低迴反思，感嘆不已。

（一、未完）

觸摸走過的歲月

◎洪君植

——王渝詩集《王渝的詩》之敘述之美

王渝在靜靜的敘述，她從來不煽情；王渝在敘述，她很少抒情；王渝在敘述，她基本不排它。

處子般平靜的敘述，加上她特有的台灣、大陸以及北美特有的表述方式的混搭，構成了王渝敘述語境的個性風貌。

敘述滄桑之美

王渝的詩，在處子般紋絲不亂，梨花帶粉的隱隱羞澀的敘述層面一下表述的卻是歷盡人間繁華的滄桑之美。

許多年前的一個夜晚
他還是個年輕人
來到這個山區　迎他
是手持一盞燈
灰髮的老校長

那昏黃的燈暈
自此圈住了他
在寒風與孤寂之間
在粉筆與黑板之間
在山坡與教室之間
在孩子們的吟哦與成長之間

如今頭上已佈滿了粉筆灰
當他歡欣地握住
一雙年輕的手
縱然是晴朗的陽光下
那人眼中卻映照出
一個持燈的人

——〈持燈的人——記一位山區的小學校長〉

赤裸裸的滄桑，其他詞彙無以表述此詩的內涵！

好多年以前，一個青年學生到山區執教，當時迎接他的事手持燈盞的灰發的老校長。許多年過去了，當年的青年學生“頭上已布滿了粉筆灰”，變成了當年他來到山村時的“老校長”，而老校長和他一起變成了照亮山區兒童前程的燈盞，指引山村兒童前行的燈塔。

王渝沒有丁點的粉飾，只是極其淡淡的，緩緩地，靜靜地敘述著一個事實，沒有煽情，沒有感慨，沒有批評，沒有指點。在這裡，怎一個滄桑了得，僅僅一個極其客觀的敘述，囊括了波瀾壯闊，風雨兼程，矢志不渝，奉獻大愛的使命歷程！讓人不得不鼻尖發酸，肅然起敬。

王渝的詩，很多情況下，在毫不起眼的物事上，通過極其平淡的敘述，勾勒出人性本真的滄桑。

“遊樂場裏面／歡鬧中的一隻紅氣球／昂揚著，嚮往天空／”，於是乎“我”“忍不住伸手向他”，然而他卻“執著地向上”，因爲“藍天的高處／有他的鄉愁”。到底是如何的“鄉愁”，竟能讓“他”那麼的執著，以至於不停地向上，到底是如何的鄉愁，竟能處在那“藍天的高處”（以上〈飛逝的紅氣球〉）。其中透漏出的風雨兼程的綿綿歲月，情感糾葛的時時刻刻，逝者如斯夫的人生感慨，除了滄桑，其他詞語無以言表。

敘述包容之美

除了滄桑，王渝的詩不乏感悟之美。感悟自然，感悟人生，感悟世態，感悟心境。

把快樂“埋在心的／地窖”，“等到深冬／徘徊荒瘠之際／取出微醺／”，卻冷不丁發現“筆觸渲染”的卻是“生命的流白”（以上〈把盞〉）。無論是快樂還是憂愁，無論是徘徊還是執著，當回眸一看的時候卻變成不再是原先的，原來的，原有的物事，此時詩人猛然覺得當今能夠，只能享有的卻只剩下“生命的流白”。有些傷感，有些懷舊，有些莫名其妙的哀愁。

王渝的詩，與感悟之美同在的還有很多篇幅的包容之美。

包容是走過執著之後的容納，包容是走過風雨之後的感悟，包容是走過頂峰之後的寬廣，包容是走過迷離之後的選擇。

我和你和他之間互相不認識，但“繞過詩句砌成的小徑”“我們聚在一起”，雖然周邊都是“破舊髒亂的／貧窮風景”，然而“我們怡然將這一方小天地／坐談成我們的波西米亞”。即便是東歐女侍態度僵硬，英語僵硬，但因爲“我們”的相聚可以包容，因爲包容也沒有破壞我們的溫馨與愜意（以上〈咖啡館中〉）。

從古早
就這樣繩結起心事
並且緩緩地注入靈魂
象徵的符號
於是有了生命

依靠想像
歷史伸出翅膀

那些綻放著的花朵
只是頑皮的偽裝

儘管這個結
結得緊緊　那個結
也結得緊緊
只有你可以觸及手掌留下的溫度
而尋找到匿藏著的
　某一段時態
　某一處風光
　某一種心境

——〈繩結心事——寫給楚戈〉

詩人沒有說自己與楚戈是什麼關係，之間有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敘述了一段思緒，給了楚戈回憶。“繩結的心事”當然不是小事，當給他注入靈魂有了生命的時候更不是小事。詩人沒有說是什麼事，只是說“依靠想像／歷史伸出翅膀”。想想各有不同，伸出的翅膀也是各自不同，大小不同，顏色不同，目的也不同。於是詩人說要尋找繩結的心事裡邊的“某一段時態／某一處風光／某一種心境”。也就是還說要包容。如果不能包容，那繩結的心事，將無法打開，將消耗生命，將消耗“手掌留下的溫度”，也就是賴以生命下去的情感溫度。

而同樣寫給楚戈的詩“本心交流”中，詩人卻明確的表述“我們年輕的時候也很難對話”。因爲沒有包容，“我們之間互相陳訴／爭先恐後”但是，“聽見的，聽進去的卻總是自己的聲音”。如此走過人生的山山水水，過後，“即使我們在交流中不交流／我們其實確實

交流／你撿拾起我那些留白／我解開你繩結心事／我們從容地／幾十年來一直交流／一直交流……”（以上〈本心交流——給楚戈〉）。

因爲走過，我們可以交流而達到包容，因爲拿起過又放得下，我們通過交流而包容。人與人之間是如此，社團之間，黨派之間，國家之間，利益集團之間和曾有不是如此的呢？

而深邃灰色的，以至於走進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東西，在王渝的詩裡，詩人卻通過極其平淡的語調和潺潺流水般評獎而富有動感的敘述詩語表現的淋漓盡致。

《王渝的詩》是敘述的詩，富有敘述之美的詩；《王渝的詩》是滄桑的詩，富有包容之美的詩。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dedit@hotmail.com

詩人檔案

瓦格納的作品與尼采

◎劉耀中

瓦格納（1813-1883）是德國著名音樂家，是十九世紀西方音樂家的先驅，他和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共霸歌劇文壇，對世界歌劇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西方評論界認爲他是藝術革命家，特別是在精神分析和詩學方面。

瓦格納個子不高，相貌平常，頭有些略大，與其身體不大成比例，他的一雙深邃的碧藍的眼睛卻炯炯有神。他 1813 年出生在萊比錫，與許多著名的音樂家相比，他所受的正統音樂教育是很有限的。他熟諳古典文學，擅長寫詩，並寫得一手漂亮的德文。十三歲時便可以熟讀古希臘文的《荷馬史詩》了。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十六歲時開始接觸貝多芬的音樂，貝多芬的歌劇《費黛里奧》對他震動很大，使他對歌劇產生濃厚的興趣，二十歲時他擔任一合唱團的指揮，同年寫出歌劇《黎恩濟》，通過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初期一個愛國領袖的故事，抒發了他的愛國主義激情，後來寫出了著名的《漂泊的荷蘭人》。它的主題是：靈魂空虛的歐洲物質主義必須找到女人的溫暖才能贖回自己的靈魂，高度的慾望和精神的失常才能得到補償。1857 年他完成了《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通過中世紀一位武士和美女的愛情故事，歌頌了希臘愛神厄洛斯（Eros）。歌劇中愛與死亡的主題歌在社會上轟動一時，然而觸怒了奉阿加比（Agape）爲愛神的基督教人士。瓦格納的歌劇使人們嗅到他深受魔術和邪教的影響，這引起法國哲學家和其後的歐洲思想家們的極大興趣。

與此同時，瓦格納的歌劇對器樂的精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當時還是封建社會的德國的工業和技術起到某種推動作用。

1849 年瓦格納因參加振興德國的革命運動，受到官方追捕而逃亡瑞士，在流亡期間他結識了許多朋友，鋼琴家李斯特便是其中之一。李斯特多方設法廣爲宣傳瓦格納的歌劇《羅亨格林》使該劇得以多次上演。然而瓦格納說“人人都看了《羅亨格林》，唯獨我作爲作者還沒有機會看到。”在這個時期，瓦格納生活很放蕩，到處追逐女人。

1855 年，瓦格納在倫敦邂逅柏遼茲，並欣賞了他的《幻想交響曲》，這是一部失戀時的激情作品，柏遼茲因此而成名並獲得了愛情。柏氏規模龐大的樂隊和燦爛輝煌的浪漫激情，使鬱鬱寡歡的瓦格納一改前風，其作品開始變得富有浪漫主義傾向，色彩絢麗，曲調歡快。

1860 年巴伐利亞年青的國王路德維希二世（一位英俊的同性戀者，夢想主義的花花公子），看了《羅亨格林》深受感動，對瓦格納推崇倍至。他在宮裡令人製作機製白鵝，自己則穿上中世紀武士的服裝，扮演羅亨格林的角色。瓦格納因此而得到國王的特赦而重返故園。其時瓦格納已五十歲了，卻債台高築，生活困窘。十九歲的路德維希二世慷慨解囊，方解其困。就在這一年，瓦格納與李斯特的女兒柯西瑪發生戀情，但柯西瑪是德國著名指揮家馮・畢羅之妻，爲顧全兩方的面子，瓦格納再度遷居瑞士，與柯西瑪同居，直至馮・畢羅與柯西瑪正式離婚，他們才得以返回德國，結爲合法夫婦。當時柯西瑪年僅 33 歲。她是個精明能幹，才思敏捷的女人，在家庭和瓦格納崇拜者之中，樹立了絕對權威，並創辦了拜羅伊特瓦格納音樂中心，全面繼承了瓦格納遺產。她於 1930 年去世，在拜羅伊特，每年上演瓦格納的歌劇，樂隊指揮由瓦格納的後裔擔任。（希特勒爲標榜自己的文化素養，曾專程去拜羅伊特拜訪，其實希特勒的欣賞水平只不過是《風流寡婦》）。至今，紅面肥胖的德國人還是喜歡喝啤酒，聽瓦格納的音樂，駕奔馳汽車。

十九世紀俾斯麥所提倡的泛德軍國主義風靡一時，從而產生黑格爾哲學。然而悲觀主義也反之而旺，叔本華便是代表人物。叔本華的《奧義書》式的哲學源於印度哲學，研究人與宇宙的關係，以及如何使狂烈的熱情轉爲憐憫或同情以及悲觀與樂觀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這是對激進中的德國與軍國主義哲學思想的挑戰。他的思想開始不爲人們重視，卻在他晚年的時候，在德國廣爲傳播。瓦格納受到叔本華思想的影響，主張音樂是將人們的激情轉爲憐憫或同情的橋樑。他也曾產生寫以“菩

薩”爲主題的歌劇的創作慾望，但未實現。1872 年，瓦格納在創作《尼貝龍根的指環》時感到有些過於疲憊，便同時開始創作詼諧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作爲調劑。這個時期他計劃在拜羅伊特修建歌劇院，獲得哲學家尼采和一些年青人的支持與捐助。1874 年，他完成了《尼貝龍根的指環》的終曲“諸神之黃昏”，再度負債累累並舊病復發，前往意大利休假。他開始對意大利的宗教文產生濃厚興趣，寫出了《帕西伐爾》。雖然這是一部宗教色彩很強烈的歌劇，但它的主旨是把神和基督教當作娛樂和消遣，當作人們對他個人崇拜的工具。這觸怒了視宗教爲嚴肅的尼采，他認爲瓦格納其實是褻瀆神聖，加之尼采素來反對基督教，認爲基督教在被羅馬帝國收買後已變成君主的統治工具，基督教是在宣揚奴隸哲學。他和瓦格納在思想上徹底決裂，不可修好。後來尼采寫出了《蘇魯支語錄》批駁了他一度欽佩的音樂大師，惜乎瓦格納已不在人世。

下面談談瓦格納的幾部代表作：

《尼貝龍根的指環》。這是一部具有象徵意義的連續歌劇。

第一部《萊茵河黃金》於 1854 年完成，1869 年才在慕尼黑公演。三位少女保護著萊茵河神秘的黃金寶藏，如果有人取得黃金，將其製成指環，則會獲得統治世界的力量，但這個人必須放棄愛情。一個侏儒宣稱捨棄愛情從而騙取了黃金。一群巨人爲神建造一座豪華宮殿向諸神索要黃金，主神將年青的妹妹送給巨人以爲抵金，但他的妹妹懂得青春魔術，從此萬物衰竭，主神只得向侏儒索取黃金，遂將指環詛咒。巨人得到指環便開始爭奪，弟弟將哥哥殺死。宮殿建成後諸神搬進宮殿。

第二部《女武士》：主神有一對兒女，兩人從未見過面。主神爲使金庫不落他人之手，意使他倆結合，然而女兒已經婚配。後來兄妹相見，墜入愛河，妹妹懷了孕。主神受法律譴責，迫於壓力，他派女武士懲罰自己的兒子。然而，兒子已被女婿殺死。女武士可憐懷有身孕的主神的女兒，將她救回，生下齊格弗里德。爲懲罰女武士的過失，主神派魔法師將她弄昏關在火圈內。只有英雄踏過火場才可將她救出。

第三部《青年齊格弗里德》：齊格弗里德在一醜人家庭長大，他用父親的寶劍殺死一恐龍，飲了一滴恐龍血，從此能懂鳥語。鳥兒把他的身世告訴了他，齊格弗里德殺死了魔法師救出女武士，並和她結了婚。

第四部《諸神的黃昏》：齊格弗里德雖然結了婚，但迷戀於旅行，因此離開了女武士。齊格弗里德來到侏儒後裔們的住地，他們用迷藥使他忘記了妻子，並答應出賣她。齊格弗里德良心醒悟，被侏儒謀殺。女武士得知後，自投火場而死。大火蔓延，諸神被燒死，侏儒們爲爭指環開始自相殘殺，少女們重獲寶藏。

另一歌劇《帕西伐爾》，是一部根據艾森巴赫的詩與中世紀的傳說改編的歌劇。耶穌的伯父將耶穌被刺的矛槍和最後的晚餐上的聖杯帶到歐洲，藏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蒙沙瓦特的古堡中，由阿姆弗塔斯國王保護著，它們是這個王國的聖物。一日聖茅被一魔術家騙走，阿姆弗塔斯在搏鬥中受傷，只有取回聖矛方能治癒，而只有一個真正天真無邪的青年才可完成這一使命。所有的騎士都認爲帕西伐爾是最愚蠢的人，於是將他驅使。帕西伐爾儘管無知，連自己的父親是誰都不知道，更不懂得如何奪回聖矛，但他卻勇敢擔負了這一使命。魔術家派一女巫來引誘帕西伐爾，他卻不爲所動。他屢犯錯誤，卻因此而增長了見識，當魔術家將聖矛向他投來企圖殺他時，他卻輕鬆地接過了矛槍。

當國王正在創傷的煎熬中不能支持而懇求騎士們把他殺死時，帕西伐爾回來了，他用聖矛治癒了國王。人們開始向聖杯祈禱，感激神的幫助。聖杯發出光芒，一隻白鴿在帕西伐爾頭上振翼飛舞。引誘帕西伐爾的女巫雖被赦免，卻死在他的腳下。天真無知的帕西伐爾當上了國王，騎士和阿姆斯弗塔斯國王都向他頂禮膜拜。

《羅亨格林》：是瓦格納早年之作，1850 年開始在德國魏瑪公演。

帕西伐爾之子羅亨格林是一位白天鵝武士，他和鄰國一位當國王的公主結了婚（婚禮進行曲是瓦格納的不朽之作，後變成西方的婚禮樂曲），條件是公主不得盤問自己身份，否則他會失蹤。公主被宮中壞人煽動，好奇地不停向丈夫打聽他的身世，羅亨格林被逼無奈，悲傷地告訴妻子自己是保護聖杯的武士——聖杯國王之子。因此，羅亨格林失去了神力。當他離開這個國家時，他跑向上帝求助，暫時被赦而變成公主的哥哥，他幫助公主消滅了宮中壞人，率領國人抗戰。然而羅亨格林最終不能留在公主的國家，公主死在即將離去哥哥的懷抱中。

瓦格納稱自己的歌劇爲音樂劇，他的作品是把神話、戲劇、音樂結合起來，通過幻想表達一定的象徵意義。瓦格納是古典藝術的繼承人。瓦格納不認爲荷馬是一個週全的詩人（也許有理：近代文人用電腦解析《荷馬史詩》，發現它是各種詩的集子，也可能並無荷馬其人），但瓦格納採用了荷馬史詩的韻律和節奏也寫歌劇，它的歌劇場景偏用深暗的色調，也有些荷馬史詩中“葡萄酒黑色的海洋”的味道，也正是《漂泊的荷蘭人》的象徵含義。

瓦格納崇拜古希臘文學，他最推崇的戲劇家是古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斯。據瓦格納的妻子柯西瑪回憶，他在去世的前一刻還在和她談論埃斯庫羅斯。埃氏的《奧瑞斯比亞》是古希臘悲劇代表作之一。許多人把《尼貝龍根的指環》分成四部，其實是三部，第一部《萊茵黃金》是序曲，這是沿用了古希臘悲劇的程式：一個半人半獸的怪物講諷刺或詼諧的故事作爲開場，或簡稱前奏劇，正劇是三連劇。

瓦格納的歌劇無論宏觀角度還人物、道具，處處具有象徵意義。瓦格納是位法德主義者，一生憎恨猶太人，他最討厭的音樂家便是猶太人門德爾松，說他那輕歌曼舞的音樂純屬下里巴人作。在《尼貝龍根的指環》中侏儒的形象便是影射猶太人。而在《帕西伐爾》中，國王阿姆斯的傷日是象徵著國恥，也是一種國民號召的象徵，瓦格納借此表達他的國主義思想。1983 年德國曾將《帕西伐爾》拍成一部很長的電影，對此傷口作了著意描寫。在《諸神的黃昏》中，諸神之死是德國滅亡的恐怖象徵。而神之間的亂倫關係則是對北歐文化的諷喻。

編輯筆記

散文詩向來給人不是詩，或者既非散文亦非詩的印象，雖浮泛膚淺卻普遍得幾乎成了共識。這種錯誤認知不僅來自一般讀者，甚至所謂“詩人”者亦然！何以至此？暫時撇開眾多認為散文詩是由美麗辭藻堆砌而成的美文或是詩與散文的混合體之散文詩作者的責任，以及他們創作的大量“散文詩”的破壞力不談，好的中文散文詩的確不多，且由於不分行故，人們要分辨一首散文詩是詩而不是散文確實有些困難，但並非完全無跡可尋無理可據，試舉詩人商禽早期散文詩〈長頸鹿〉為例：

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逡巡，去守候。

詩不長，每一句都是散文，都清楚明白，雖然有隱喻，有誇飾，但沒什麼美麗辭藻，無論如何勉強大概也難以配樂，與歌更一點關係扯不上。敘事穿插於虛實間，從不合理（身長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到合理（窗子太高），增強了意象的荒謬性；好像是事實（瞻望歲月），又並非事實（歲月居然有容顏、籍貫），卻感覺勝於事實（以青年獄卒和典獄長的對話突顯悲憫的人文精神），詩的境界於焉層層開展。商禽寫散文詩也寫分行詩（其實，當下大多數的分行詩也是散文詩，這留待以後再談），相得益彰，編者不想揣測詩人創作時如何取捨？就詩論詩，此詩若分行，最簡單之法莫過於從分句的標點處落手，但首長句便已兩難：留則與餘詩短句不協調，分拆為數短句則失去一氣呵成的緊湊影響張力。然則，不分既無礙於詩質，分卻有意象飄忽、語句連接呆滯、敘事反不夠清晰之可能，對此詩而言實弊多於利！歸根結柢，詩，除詩作本身的演繹外，是詩是詩歌還是散文，還要視乎詩人及讀者對詩的認識深淺和品味高低了。

詩訊

3月15日，美國著名桂冠詩人W.S.默溫（William Stanley Merwin）逝世於夏威夷的毛伊島家中，享年91歲。

紐約“法拉盛詩歌節”將於今年4月20日舉行，同日授獎予各項詩獎得主。

天津大學出版社最近推出張智中教授評論的《非馬雙語短詩鑒賞》，新華書店有售，網上的京東也可購到。另詩人非馬簽名英文詩集《秋窗》（Autumn Windows）經己列為新大陸叢書之一，請來電郵洽購。

詩人鄭建青英文詩集《Enforced Rustication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經由 Texas Review Press 出版。

詩人羅青“中西繪畫美學系列叢書”之《當代藝術市場的結構》和《墨彩之美》，經於今年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售　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售　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　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售　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　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　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售　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售　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售　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　馬	已出版	$10.5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台，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 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 Vizio，買三星，買 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 Dell，買 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